



第四册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九卷十卷十一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九目錄

宗系可考

一

孫右司炎一宗

孫炎

夏總制煜一宗

夏煜

周給事琬一宗

周滁州 周琬

劉中書理一宗

劉理 劉素 劉良

朱侍郎銓一宗

朱孔陽 朱銓 朱南 朱鏗 朱誠

朱旺

李監正公泰一宗

李公泰

周主簿祚一宗

周祚 周鏞

李卜士登一宗

李登 李蕃

杜錄事環一宗

杜一元 杜環

杜太常安道一宗

杜安道 杜大成

謝指揮使貴一宗

謝祐 謝貴 謝亨 謝俊 謝隆

謝經 謝恩 謝璋 謝瑜 謝璣

謝悰

沈義士榮一宗

沈榮 沈信 沈沂 沈琪 沈越

沈朝陽 沈乾陽 沈登雲 沈開雲

沈子世廟諱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九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孫炎

孫總制炎字伯融句容人家于金陵公身長六尺
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詞如雲人莫
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
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

詞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飲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快句拍案大叫投劍起舞譁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高皇帝渡江來金陵聞公名召見與語累千數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詞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公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親征浙東公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

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公遂以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公匹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公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

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
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爾
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第不然吾恐爾
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公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
日皆化爲良民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
歸爲農間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強族素驕蹇
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

氣喪胆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
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
中不肯出公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
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
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公
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而以
寶劍送公公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

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服歎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公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公壬寅二月賤將某叛襲公于不意公被擒幽空室中列卒守之脅公公不從以燻雁斗酒噉公曰以此與公訣公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公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公罵曰此紫綺裘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年四

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之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仕郎洪武元年上卽位閔公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初公妻某氏爲賊所擒亦不屈死之公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之以傳于世

公以鄉賢久祀于應天府學本傳見學誌太史澹園焦先生之所訂也

王弇州明詩評于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驚發辨

帝聖明代文卷之九
詞虹矯疆宇之寄援分以沒所作歌詩存者十不
一二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
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

青岩路氏曰公之英魄越自開天照至于今豈不
雄哉此不具論卽其收致青田劉公之節其同夫
聖主思爲天下得人之一念以視世之才士矜已
蔽人惟恐他人之才並驅當世者其胸懷之磊落
光明爲何等也愚所心歎夫左司者在此其他固
烈丈夫之所同矣按左司賜墓京師家遂世居輦
下抵明之季支裔列京庠者猶時有人云

夏煜

夏博士煜字允中金陵人元季丁復仲容者以詩
名當世煜稱復入室弟子高皇帝下金陵辟煜爲
行省博士明年調浙東分省上西討僞漢鄱陽之
戰儒臣惟劉基與煜二三人侍左右煜等在左右
日草檄賦詩揚旗伐鼓橫桴中流天威益爲震動
賊遂走死後煜總制浙東兼巡撫卒或云煜獲罪
投黃鶴樓下大浪中三日而死者妄也

煜有讀潛溪宋太史集長歌一篇鯨跳鰲抃門蛟
鱷不持寸鐵徒手搏大昭射日孰能曠長劍倚天
誰敢斲是乃浩然之氣擴籛弄元化筆在握星辰
迸空如石落百怪倏忽光揮霍矯若魚龍舞澗潏
蔚若虎豹跳峯嶽飄若孤飛駕黃鶴勁若百鷲出
元鶚赫奕雄芒射干鏌迫而察之吁可愕武庫衆
寶開晨鑰左右而取非外攫遂造平坦剷嶢峒淙
淙安流宗大壑上尊元酒殊澹泊東序天球匪雕
琢自然光燄發葩萼我時訪君卽命酌招月與友

相酬醉月入尊中明可捉吐奇抉怪安能約金篋
刮目割翳膜郢斤斲鼻漫揮聖妙處神會不可度
而我旁觀骸且怍願爲弟子請奇着先生忘言只
大噓予亦斂衽逡巡却天王手按龍泉鏘大振天
聲重開拓勢若新篁解春籜幅巾大布起林薄用
爾圖像爲丹蘄用爾作樂爲簫籥日光月潔江漢
濯前驅班馬鞭六駮後駕歐蘇驂兩駱千載而下
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齷齪傑哉先生果何若
青岩路氏曰觀此篇則煜之雄才偉氣墨瀉川河

確有開天之氣象亦大概可思矣噫方高皇初起英奇具集文與武之用不同而皆足以助平天下當日如劉基夏煜一輩幅巾大布起于林薄而憑依景命競以文章翼運萬年盛矣卽鄱陽一戰以視昔之橫槊賦詩磨盾草檄者其可傳與否較何等也煜宗莫考但孫炎夏煜二人並以氣魄用事二人並表之卽有光分存之則無味傳不可分者也故卽以煜傳次炎

周琬

周給事琬江甯人洪武初父知滁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訐以侵官路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上疑人所教也曰牽去斫頭視琬顏色自若也乃宥其父死以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耳父死臣無用生爲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刑者曰死樂耶琬曰死免父何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于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至永樂間琬乃以老致仕

附王叔英黃巖二孝子傳曰陳圭者父叔諱高廟以仇

誣當死圭告于通政司曰圭不能諫其父以陷于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于圭之身原父不勝至願聞于上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而刑部尙書執法奏遠謫戍父聽圭代父死聞者歎之又朱煦者父季用知蕪州府洪武十八年詔盡革有司積歲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願自旦夕死煦惶懼戒二弟不離

左右季用死不能時告枉者衆令益嚴告而極刑死者屢矣煦不顧刑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詞通政司得聞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而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顧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憐猶已子季用傷之病益甚死聞者悲之青岩路氏曰高皇之世法已嚴愴人天性余讀周

給事傳又讀二孝子傳知當時欲代父死者不止一子雖皆能以孝動嚴主之慈然越二孝子事煩曲折不若江甯之周孝子動天之直捷矣抑以年十六少猶易于感人哉

劉理 子素 孫良

徒

劉中書理字彥銘先世以開封從江甯洪武中理以善篆書為中書舍人子素字太初謹厚寡言笑嗜學而工書永樂中以正書選入翰林供奉久上聞京師四方之人流寓者往往無資業貧不能自振命素典賑濟或譖之上召問素素具以情對上嘉其忠實無他賜襲衣楮幣已命繼父為中書舍人素子良亦以能書薦與修宣廟實錄自理暨素暨良蓋三代以善書著云

青岩路氏曰按有明國初甚重字學吾鄉若陳中復陳孟仁廟諱朱孔陽朱士選多連鑣以起者而三世以書顯則推彥銘劉氏父子孫相繼供奉六朝五十年不替抑亦臨池之盛遇哉

朱孔陽

鄉先生朱公孔陽洪武之世以楷書名榜書更妙大報恩寺額先生所書也先生弟銓學先生筆法永樂初亦以善書選入翰林

青岩路氏曰若大報恩寺額果朱公孔陽書則洪宣之間公猶存矣永樂之世寺未成也宜考

朱銓

朱侍郎銓字士選金陵人兄孔陽洪武中以楷書名榜書更妙公從兄學書得鍾王法文名甚著太宗文皇帝選寫金經入翰林習書宣德改元興修

與

兩朝實錄授翰林侍書歷刑部郎中天順中以舊臣進南京刑部侍郎朝議以峒獠弗靖又改公貴州右叅政乞休公介性特操凜不可犯居官廉平無冤民與人交溫然可挹賢于已者輒折節下之一時聲望秩如不獨以書名沒後百年祭掃鮮人有內侍造墳取其碑趺去至其墳所石龜大吼數聲內侍不敢留送還原處

周吉甫先生瑣錄云安德鄉有朱鄉官墳墳碑久仆某內侍造坟取其碑座石龜龜大吼兩夜因送

藏

還余友魏考叔談之未詳今榻其碑文示我因全載之貴州叅政前刑部右侍郎朱公壽藏碑記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侍講安成吳節撰文亞中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中書舍人東吳姜濬蒙蓋中順大夫雲南大理府知府前中書舍人金陵丁震書丹自古賢達之士往俯視百代傲睨古今以宇宙爲一息以萬期爲須臾雖物我形質不能不隨時以委順而真元混合之懿則有凝然而獨存者也奚可以生死涯分執一而論之

之者耶如姚崇名相也而化臺之築不能不備于中年公叔賢臣也而樂邱之歎不能不形于晚歲他如淵明之自挽曹植之自塋皆賢達之明識而高人之宏量也金陵朱公士選致政還鄉將營壽藏于先塋之傍先期過鄉友助教徐昱曰人生在世輕若飄塵吾年近七十景薄桑榆與其遺訓于後人孰若目擊而豫爲之哉昱乃爲述平生來徵言紀之于石予與公同執事翰林揆今三十餘年論齒亦偕老矣此蘧伯玉所謂請將前焉者

也烏乎辭哉按公姓朱名銓字士選雲南望姓洪武中占籍江甯祖榮父父乘文皆隱德不仕母曹氏有賢行生公昆仲三人長曰南次日鏗次卽公自幼狀貌魁偉沉靜寡言笑不好嬉遊永樂中族兄孔陽先生以楮書鳴當世公從之遊得鍾王筆法父母見其不凡遣入府庠爲弟子員益勵志于學時太宗文皇帝營建大報恩寺選書金經以鎮佛地公克効勞勩以成盛美事畢取入翰林習書內制遇暇往來請益于五經博士汝嘉王先生授以經學積日有成宣德改元預修兩朝實錄授翰林侍書改刑部檢校陞照磨再陞本部員外郎進郎中天順改元主上光復寶位思用舊人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未幾奉旨以獠夷不靖改遷貴州布政司右叅政居無何奉表入覲以疾求還治療上可之遂致政來歸居金陵公爲人胸次豁達每與文人碩士接交際和氣藹然賢于己者輒虛心下之故士大夫譽其賢者無間言然賦性耿介不阿遇不善輒毅然面折不少貸執法十有餘年律

已廉平獄無淹滯平居事親極其孝敬常以祿不
逮養爲恨事二兄友愛尤篤每勞已逸兄暇則共
坐一堂講論古今取昔人之行誼可法者共相規
益後二兄沒撫諸姪如已子庭無異言距生洪武
戊寅至是年六十有六矣娶浦氏性賢淑內範飭
修子二曰誠曰旺壽藏江甯安德鄉之原伊邇先
塋懷首邱也夫謝榮名崇止足行之潔也齊生死
一物我智之明也智明行潔非賢且達不足以當
之惟公其有焉斯皆足書者書成並系以詩曰江

叅

甯之廓有山巍然龍環虎抱松柏芊綿惟朱之先
戚翳于此藩忝載拓傳揚曷已天順七年歲次癸
未

青岩路氏曰按誌公初不過以字進旣仕之後乃
從學汝嘉王先生而成其爲當世之學者夫已達
而肯學此公之所以爲遠器而不止以書名也公
之賢也公兄南兄鏗兄弟三人暇則共一堂講論
古今取昔人之行誼可法者共相規益如是則公
之二兄亦並吾鄉之前賢賢不獨前刑部右侍郎

鏗

朱公銓

青岩路氏曰吁異哉非石龜之大吼焉得此碑不遂湮沒而猶詳朱侍郎之始終至于今日然非吉甫周君全記其文人亦焉曉此文之詳非考叔魏君搨碑以示吉甫亦焉從記此碑之文乎吁言之未詳卽不厭訪搨其碑來前人之留心舊誌也固如此

李公泰

李監正公泰字叔通號仙源鹿邑人洪武時進士

博學知天文曾掌鈔天監遂入鈔天監籍有集句詩二冊中有詠十六樓詩南市樓納納乾坤大南樓縱目初規模三代遠風物六朝餘耆舊何人在登臨適自娛皇恩涵遠近莫共酒盃疎北市樓危樓高百尺極目亂紅粧樂飲過三爵遐觀納八荒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綉香集賢樓迢迢出半空畫列地圖雄魚水千年慶車書萬國同長歌盡落日妙舞向春風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樂民樓江城如畫裏迢遞起朱樓

畫

白日催人老青尊喜客留百年從萬事一醉解千
愁帝德堯同大洪恩被九州謳歌樓西北高樓好
閒宜雨後過凭闌紅日早回首白雲多廣檻停簫
鼓深江淨綺羅千金不計意醉坐合聲歌鼓腹樓
翼翼四簷外居人有萬家盤空齋屢薦舞破日初
斜小酌知誰共新詩取自誇聖圖天廣大爛醉慰
年華清江樓涵虛混太清時轉過雲聲湖雁雙雙
起漁舟个个輕世情何遠近人事有將迎談笑蓬
諸老終身願太平石城樓翠袖拂塵埃煩襟出大
垓清冰依日月逸興走風雷鴻雁幾時到江湖萬
里開文章成錦繡臨咏日盤迴來賓樓地擁金陵
勢烟光象外幽九天開秘祉八極念懷柔造化鍾
神秀乾坤屬遠猷吾皇垂拱治不待治書求重譯
樓使節猶頻入登臨氣尙雄江山留勝迹天地荷
成功干羽三苗格車書萬里同聖朝多雨露尊俎
日相從澹烟樓久坐惜芳塵鶯花不棄貧關心悲
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慚白髮新登臨
聊極目紫陌萬家春輕粉樓郡樓閒縱目風度錦

畫

屏開玉腕揜紅袖瓊卮泛綠醅參差凌倒影迢遞
絕浮埃今日狂歌客新詩且細裁鶴鳴樓翠挹憑
闌外樓高不倦登抑揚如有訴悽切可堪聽白日
移歌袖青天掃畫屏占來形勝處重到憶曾經醉
仙樓自得逍遙趣乾坤獨倚樓天籠平野迥江人
大荒流待棄人間事來爲物外遊蓬萊自有路雲
雨夢悠悠梅妍樓天地開華國招邀屢有期風烟
歸逸興鐘鼓樂清時對酒惜餘景逢人誦舊詩平
生無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樓白幘岸江臯開筵
近鳥巢交疎青眼少歌罷彩雲消落月明孤塔青
山見六朝平生愛高興回首興滔滔

青岩路氏曰此代初之人詠代初之事錄之以識
當日天京初盛之懷昔高皇帝肇宇于茲其撫士
民立法雖嚴而恩義所及蓋亦惟恐其不歡不樂
十六樓之建原不阻士大夫以遊其時寇賊兵戈
之末以破碎之乾坤而忽焉太平風物處處聲光
動人有餘者歡蹤日消者愁緒以今誦仙源先生
之句感吾皇縷縷則其時人情之悅向亦大畧可

賦

帝皇明代人卷之九
思矣仙源此詩雖屬集句而意境不俗雅韻天然
其爲詞壇名宿無俟問事見金陵瑣事

周祓

周主簿祓金陵人陶學士安云金陵城南三舍地名同山有大族曰周氏由宋初卜築其地紹興以來同居者九世歷二百有餘年子孫蕃衍老幼千指功總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雖雖怡怡出則同門食則共爨爲其長者類皆尊而能勤富而能儉用是家法嚴明人心毫一孝友茲愛毫無閒言

齊慈

也按舊志高皇帝師渡江周氏九世孫祓糗糧以迎乃官祓武甯主簿正統間祓孫鏞又出粟賑飢旌爲義民南畿志云唐有周惟長居橫山與李太白往來者卽祓之先世也

青岩路氏曰明京旣闢舊金陵族姓概多外徙徙實京師大抵遠服城中人物蓋忽焉一新惟四郊農籍未動余嘗聞各鄉鎮及隱僻之村自唐宋以來千年于此屬族以居團聚而處者蓋往往不一其間豈無異人異跡爲可採錄惜朴野成風莫與

聞傳倘有心者耳目所及所知多方詢訪為之特紀一書亦是吾鄉盛事而前賢亦曾無念及者殊為一恨閱陶公書周事因識所懷以淡
青岩路氏曰以金陵言至正中葉不少傳人當自付為元之盛明末更不少可傳之人其半生入○
○新朝者即當付為○
○新朝之盛是編祇輯明代人文則人斷自明高皇帝入境起迨其後之亡也止義也周主簿祓見于高皇甫入境之初人莫先于此者故紀之且其家風足以識美云

李登蕃

李卜士登金陵人也續金陵瑣事云登元末住西善橋賣卜聞高皇帝自采石渡江至知必經其門欲見之乃以稻草覆其瓦屋兵過帝見其瓦屋而覆草疑焉召問之對曰草茅卜士無由自達知聖天子必問非有他也高皇帝大喜用于軍中占卜後遂入鈔天監籍吉甫周先生曰此事余聞之李元江先生先生名蕃貢士也乃登後人云
青岩路氏曰登以一草茅卜士而啓宗之長與國

終始當其卜之而中疑之而效卽其第之將至矣
聖天子入境之初登最先王明錫第夫豈偶然之
故哉

科貢志隆慶四年應天府學貢士李蕃欽天監籍
授學教諭

青岩路氏曰此所謂元江先生者非先生能識
其鼻祖之事而知傳之肯記載之吉甫周先生世
亦焉知高祖初有李卜士登其人哉李卜士亦見
于高皇甫入境之初當與周主簿祓並傳者故次

寇

之又按顧司寇華玉祖塋爲宋曾子固古墓相傳
顧之先人有讓地一丈而華玉公生之說顧孝直
言此事李廣文蕃傳之蕃世居塋左言當有據審
此則元江先生必淹考洽聞喜傳舊事言可信服
而世隱山林高非一日者也是卽可以爲元江先
生傳

杜環

父一元

晉府錄事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
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

棄

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常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言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于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乎且母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

雨

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兩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于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陷

太史潛溪宋公濂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于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陷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死而不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青岩路氏曰允恭非環之友其父一元之友也環不忘允恭之母體父之義也世有父沒數年之後猶體其父生平朋友之義如此者乎若杜環者不翅不忘故舊當世之長者竊謂孝子之志亦莫加于是矣或曰環自王府錄事進工部主事明末焦太史竑請祠之鄉賢噫環之爲人別無考據其祀于膠宮垂于百世祇以宋濂之文也濂之與環交也篤交義者終享交之義天道諒夫

顧氏說畧云書法元初趙文敏公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而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子山在南臺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之受其傳太

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介之以
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名
傳其孫樞國初樞在中書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
云按叔循當日以善書名名亦當不細錄此以識
其概

杜安道

杜太常安道金陵人誌曰安道以鑷工事高皇帝
爲人醇謹官至太常卿誠意伯青田劉公有詩贈
之云憶昔天兵伐荆楚舳艫蔽江齊萬艫謹聲激

烈似雷霆猛氣忽休震貔虎拔柵曉城猶俯拾探
穴九江無險阻明年大戰康郎下日月埃垓相吞
吐河伯蹋浪羣水飛巨鼇掉首三山舞雲隨太乙
擁絳旗鼉爲豐隆作靈鼓將軍金甲箭攢蝟戰士
鐵衣汗流雨火龍燄燄絳天衢燧象旆烟剪地府
鯨鯢旣煎橈槍落草木熙陽魚出釜當時從臣皆
俊良近侍共推徐與杜或操陳子之刀銀或負伊
公之鼎俎艱難出入矢石下鞠躬盡力無推阻夙
興夜寐事一人小心不二帝臨女只今四海同車

軌葑菲罔遺遵往古瓊珉赤芾筵鴈行鞍馬祿食
 光門戶天雞一聲金關啓龍顏有喜常相覩顧我
 愚疎憂患集病骨^{峻增}蒸鬱暑興來懷舊倚長歌
 星星兩鬢絲千縷詩中云徐與杜皆為近侍徐有
 鼎俎之語似庖人今不知何誰矣而杜獨傳

青岩路氏曰於戲附神龍而起則蝦蟇微細俱沾
 光彩况神鮪之近龍者乎若杜太常者夫亦其際
 會之盛爾也雖然神鮪有難言之日而微蟪無莫
 報之懷百世以下誦青田之詩者容無悒悒要太
 常當日之際會無論乃其子孫抵今三百餘年而
 猶聞抑亦必有本也已

杜大成

杜山人大成字允修其晞真集自署曰山狂山人
 祖安道以櫛工侍高皇帝官至太常卿世居冶城
 之麓至山人以詩畫聞于時盛仲交先生序其集
 曰杜太常曾孫允修甫者好文而性簡自稱為山
 狂生人亦以山狂生稱之幼嗜聲詩長解音律又
 寓意禽蟲花木以神彩形似摹之于楮墨之間者

濟

名日以震門外來乞者恒滿座上生掃一室焚香酌醴以待四方之士而間有所著述每錄而藏之歲久集成一帙題之曰晞真好事者爲之入梓而問序於予予嘗觀金陵形勢之盛自石頭越臺而下以冶城爲最冶城在都邑之西自王謝登臨名始著大約其山川靈秀之氣自鍾山宛延以來其所涵蓄停止發而爲人物今其地鬱爲爲琳琅沈濟之館然其外四環而居者亦多名公奇士焉國初以來若蔣恭靖用文杜太常安道或以醫藥或以櫛沐皆能用恭謹勤慎躋位大官而陳秋碧史臥痴之詞章翰墨尤有聲菡苑今山狂生太常曾孫余與生同居冶城之麓自祖父至今將二百餘年方自愧先世之殷旣不能如蔣如杜而其才情興寄又不能如生之多菡顧其迂僻好古之性若有一二幾于生者嘗欲哀冶城古今之事爲一誌以傳而苦力之不暇今生集哀然早著其家世旣無忝于蔣而詞章翰墨又已繼陳史而崛起生可謂得冶城山川秀靈之氣者矣他日指冶城以論

人物必將及于生時萬厯丁丑秋七月也雲浦識
青岩路氏曰嘗歎士不能名于天下居城之隅可
傳為此城一角之人物亦勝沒沒無聞若山狂生
者是已然金陵大都此城一角如山狂生之人物
者亦當不可以籌數而山狂生顧傳凡以其系杜
太常之苗裔則君子樂云之溯往之懷不容已已
故人樂有可溯之先人也嗟乎杜太常以櫛工遭
逢而人足以重其所居之地猶令後之君子欲存
其子孫不忘況其異異者哉

謝貴

謝指揮使貴洪武中河南都指揮僉事也坐謫降
建文之初兵部尙書齊太慮燕薦貴知勇以為北
平指揮使俾覘燕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是
時張公昺者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才舉累官刑部
侍郎建文在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
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為守臣
彈壓于是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使事與謝貴并
受密命以往未幾詔讓燕貴遂部署北平七衛并

屯田軍士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約燕府
 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為內應一面飛章奏
 聞而為張易所信吏李友直竊草獻之府中時王
 亦已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易王無患易不信至
 是王急呼所親護衛指揮率勇士入守朱能曰先
 擒貴易餘無能為矣王曰貴等防守既嚴彼既先
 發猝亦難擒不如以計取之先是會燕人奏事京
 師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逮官校于是僧道
 衍乃密言今朝廷方遣人逮護衛官屬可悉依所

伏

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易付所逮者則貴
 易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王乃稱疾愈御東
 殿狀壯士于左右遣名貴易貴易以王窘于大兵
 之集不得已自獻其人于是偕往時夏六月也王
 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
 令校衛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
 兩廡伏兵盡出擒貴易摔葛誠盧振下殿王乃擲
 杖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迫耳貴易二人既被
 縛易不服死貴亦不服死貴既死所部署兵聞之

盡散時北平都指揮彭二者亦有威名聞殺謝貴
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殺入端禮門
爲燕健卒丁勝等之所格殺兵亦散于是燕兵遂
出端禮門而靖難之師起矣論者曰非謝貴落計
而死燕兵未易出端禮門雖曰天數而道衍禿毒
之慘豈不大可恨也哉

青岩路氏曰考遼國武臣死事北平指揮使謝貴
爲第一人當日燕反形審矣盡柵端禮門使反
不出上計也已而多突死端禮門內王突出端禮

易夫第

門外天也大天命之興廢可勝歎哉第張謝同事
同死靖難後文皇族張謝家並戍其里人相傳僅
一子得避脫而謝氏後諸記鮮及者余嘗以作前
忠繫心一事邇吾友柏志謝子云之乃知其宗正
北平指揮之裔垂迄今爲之深慰具載其詳

辛公謝祐元末爲揚州如臯縣人爲人倜儻姿狀
偉異善用大刀當高皇帝起淮甸公才力方剛效
績師中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定太平以至入建康
所至有功以功授管軍千戶遂居京師旣而鏖戰

彭蠡從定陳理于武昌淮東轉攻湖州從定張士誠于姑蘇功陞指揮僉事復隨徐大將軍往征中原克平元都取山西破陝西所至復有功可紀洪武十二年敘其功誥命之予世襲指揮使敕封辛公子一曰貴

貴于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衛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未幾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上特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皇帝卽位廷議欲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者出鎮

諸王封境時尤忌燕兵部尙書齊太薦貴智勇可用於是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且與布政使張昺並受密命卽有事先發後聞貴往北平練兵防胡密察燕必反遂部署諸衛兵滿布城中逼于王城盡柵燕端禮四門燕王數欲反而不得出門乃以計誘貴入門而執之貴與張昺並不屈皆死之蓋建文之初義不屈于燕而先以死殉者昺文臣第一人而貴武臣第一人也貴事死子亨嗣職百戶侯亨北平都指揮使貴之子也貴亡于北平

既

帝皇明仁人志士傳卷之九
亨以世職襲指揮在京師事在建文元年秋建文
四年夏文皇師入京以貴北平舊怨降亨百戶蓋
靖難師興以討左班爲名文皇鍾恨者諸文臣于
武臣不深計故亨猶得免陳瑛之羅織止于降秩
亨遂繫籍孝陵衛世以百戶守高皇帝孝陵說
者謂辛公祐捧高皇帝以起而其子孫守高皇帝
孝陵抵二百數十年雖不保辛公初秩夫高皇帝
諸佐命上公其竟廢不世者多矣而謝宗猶得以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眷焉陵寢與國始終則辛

公之烈北平都指揮之忠其爲垂貽可易易云之
據譜亨之子俊俊之子隆隆之子經經之子恩恩
之子璋自祐抵璋計八世而職與代俱竣云
青岩路氏曰見譜乃知謝宗後有北平指揮由前
有辛公于是歎建文皇帝之有臣更歎辛公之有
子烈忠交齊偉哉譜自戶侯亨以下止紀世秩襲
替常貫無他事故畧之大勲之裔終代弗顯慨夫
雖然有說焉往天啟中敘忠臣後官練中丞之裔
孫孫夢中丞諭之曰汝勿做他家官無何孫亡由

是觀之夫焉知顯者非北平指揮之心而弗顯者
或轉稱其意也噫吁愚于謝宗以其後不甚顯者
存北平指揮當日之意而以其後綿綿固自在者
等方黃諸忠不盡之思如是而已

謝瑜

謝茂才瑜號海帆應天府學諸生而百戶侯隆之
諸孫也謝宗隆以上世單傳至隆二子曰經曰紋
經爲胄子子恩孫璋世百戶紋亦二子曰敏曰敬
敏之子是爲海帆瑜海帆公早年以才學著旣列

身京庠益尊上志義清操自立而爲人英邁重交
遊樂師友當代之正人君子大中丞南臯鄒先生
講學南畿公受教其門列于上座鄉先生澹園焦
先生亦嘗許其爲能見道公實學之有本若此蓋
不徒以文詞云學者旣而以遊學遠出遂卒粵東
公二子長舟次愨卒之時遺孤愨甫四歲家徒四
壁無擔石儲公繼配張孺人賢配也食貧冰蘖之
操茹荼若飴而矢志撫孤備嘗艱苦紡績以教日
夕以其前人未竟之意感動後人以故海帆公早

沒而其詩書之澤不沒遺孤旋立復成其爲一時
佳士則張孺人之節其功于謝者大也張孺人砥
節凡四十年撫成其四歲之孤其後竟以其一子
爲祖紋公之後敏敬二公兩支之砥柱偉矣哉天
豈無故而爲此澤有所自鍾世有所自啟以坤之
貞起乾之元張孺人于此年至八十實身其報而
謝宗蓋自此日隆隆矣愨公後出繼傳別系其兄
舟承海帆公後舟之號曰雪心雪心公之子曰佩
孫曰晉

青岩路氏曰嘗考故明諸小大勲宗正支之外其
一支溢出則往往以文學光表一時蓋功有不盡
報于武者天于是以文補之蓋皆燦然可見也謝
宗當明晚或或人文有若海帆有若在之有若素
公三先生者品格殊高才名不少所謂人傑也宜
皆大顯顧徒以學老何也出非其時乎抑天之猶
有待歟雖然世之爲宗牒重者在有其人耳不在
有位常有其人則綺里角里騰光百世否將科名
適湮其宗何表乎哉然則謝之有若三先生天之

角

爲辛公北平指揮補也煌煌已

謝璣

謝茂才璣字在之亦應天府學諸生海帆瑜從弟其叔父敬之子也敬公止在之公璣一子在之公英歲早以茂才異等列京校生爲人清高絕俗而篤學且留心當世夙有天下已任之意居嘗值鄉黨繁劇人所莫斷之事能以片言處置得宜而未嘗輕一言與人事也嘗讀書靈谷山中者十五年足不踰闕友人吳郡鄒滿字典高士也畫閉關圖

貽之以明其高當是時人之想重其風采者謂安石卧東山或亦不過如是也大京兆張公瑋侍御史詹公兆恆皆當世名賢折節下之若布衣交崇禎庚辛間留都游飢米貴于珠而流殍載道大京兆公徬徨中夜計不知所出公感宿知兼不忍視鄉邦之厄乃及同人諸同心憫念時艱者斟酌富鄭公青州救荒遺法度量當日可行之事不遑旦夕區畫施賑無費公庾日活萬人如是者兼年連年大飢因之大疫死者不翅谷量且先之以醫藥

俟之以楸柎道殣者斂鬼聚鬼之以義塚不第活人無量蓋澤及枯骸亦無量也時雖非一人之爲功而公仁人之心力固多在其間矣先是賊至浦江烽火連天細人奸伏人心震震莫保侍御詹公密咨公以急務公力以嚴保甲團鄉勇爲固根本大計從之江城藉以安堵旣而京兆張公晉掌南臺以公有經濟才欲交章薦之朝公堅辭之弗應也蓋公爲人義風長者視世之厄往往樂行其德然于利名之意泊如也曉時宜安于進退之正而

巳季年南大司馬史公可法亦素折節于公甲申之後江南建國方鎮跋扈朝廷不可繩以法有欲寄孥數千都中以胎亂者公言之大司馬公命駕部萬公曰吉亟往軍中慰諭之而止其繫念鄉國如是者不可枚舉國且必變之前公遂遯地甯陽山中家業蕩然一空貧不舉火後更隱龍谿幅巾竹杖不入城市專心淨業著有問心詩稿大都類其家臯羽晞髮諸詩凡逍遙空谷者二十年而卒無子未卒之先立兄海帆公之次子愨爲後

青岩路氏曰往張公之尹京也以知人求實士爲
主其取人心學者一班文學及制科學者一班經
濟學者一班得其人不時進而禮之獎識箴規以
期其有用于世蓋不惟其謙下其爲斯世求人之
懃惻至誠真有令人心感而樂爲之效者此在之
先生諸賢所以應也張公所收經濟之士隨方以
用不一而公所心重則休外舅譙臣鄭先生並在
之謝先生爲最當日鄉邦奇災非兩先生出身極
力區畫則時雖有賢當事爲之主亦焉能盡析民
窮而善運之哉旣也鄉邦轉死而生轉危而泰人
顧玩而易之或且多日之休身其時猶見其爲之
難者故心識者憂憫梓桑之意至今念之尙爲之
泣然以感也嗚呼以其心其功若此而在之先生
無子譙臣先生無子卽京兆張公竟亦無子天道
其謂之何譙臣先生已矣乃在之先生早得素生
先生以爲之後同氣懿親文章一脉艱于後者其
後轉大則又天道不可問而仁人君子終可問諸
天者乎

其

謝悫

謝茂才悫字素生亦應天府學諸生以海帆公仲子而為後于其叔父在之初海帆公沒素生公時甫四齡母張孺人砥節守孤家貧不勝其鞠子之哀以抵于成公亦孝友本乎天性甫成人即能讀父遺書下帷攻苦不息所業蒸蒸日上益以進以故早年舉問已在京庠志期遠大每聞母氏道前人之學輒念所以繼之者浮華之習其所弗樂也鏤薄之風其所弗工也當為童子時即言行不苟一

子

若成人讀書飭行胸况秩然駸駸近海帆公學道之意故為叔父在之公之深所器愛家庭之間飲食之教誨之長而授室以成就之撫之一若已于不以別也公事之朝夕相依一如事父當在之公中年力行善事一切拯濟功皆為襄贊以稱其懷在之公安之欲立之為已嗣公念叔父自幼教育恩不可忘又以序當立義不可辭而未忍遽也公心念母老張太孺人苦節多年不忍一日違膝下歡故留身事母迨太孺人年八十壽終盡哀禮喪

帝皇明仁人孝義 卷之九
葬畢海帆公之祀業以雪心公長子主之無他慮
乃以其身爲叔父後蓋公之爲後于在之公也凡
以祖敏敬二公之並承于曾祖紋公祀不可缺一
以爲神恫以故委曲爲此補天心一時之缺陷此
其報本追遠之誠更有至焉而不徒酬在之公于
一已之恩者也自公後于在之公艱于後者其後
乃轉大云公生平遇人無賢不肖如坐春風日未
嘗一言人短凡行一事必先爲人地每恬于喫虧
在之公嘗曰養吾家太和之氣者端在子身也公

少壯之年文采殊異天下自任不讓前人晚年世
益季退而自守獨以孝義稱重一時子一曰樹卽
余友謝柏子樹之子曰天佑字尙予父子接武以
文學誼行品致推當世大器而天佑之子曰貝來
又不愧其父而將遂繩其祖武昔人所謂謝氏殊
有鳳毛者不意于其三世竟兩目擊于茲人才之
相繼若此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奚翹復焉已哉
青岩路氏曰按謝譜自辛公祐迄今貝來計十二
世蓋其歷年旣並有明始終一代又周一甲子于

斯士矣夫天之儲之者益久則人之蘊之者益深
天人相藉以益久益深其大顯之遲正其顯之方
必大也茲其時哉愚嘗謂明初其翌高皇起者多
未盡報之功功未盡報于前其子孫又已忠殉于
後如北平都指揮貴等者天不久延其世益遲之
以俟其候之自至而報之固理之所必不然也昔
歲丁丑余以皇風變雅震聞一書集建文諸忠首
尾而莫詳貴後恫疑迄今今一旦詳之令我釋然
天人之際矣吁以北平指揮貴之忠宜有後而其
裔孫紋所謂勲宗溢出一支定以文學光表一時
者有瑜有璣有儻三先生業以深深更沃其根矣
根益深而益厚積厚光流天能已之乎在之先生
隱而有仕之功效功在鄉邦貽于孫子候之所及愚
視其人已

沈榮

沈義士榮字士榮朝列大夫韓峯沈公高祖韓峯
公父琪祖沂曾祖信信之父爲士榮公公古籍江
南蓋自六朝以下末業有沈昭者字德昭建康江

甯人元至正間居長千里以財擅閩右名娶歸氏生子銘字仲銘早孤時值兵燹歸孺人攜之育于母家防護周至沈氏之宗得以不絕洪武初猶以閩右名徙置雲南金齒衛播遷之餘家業凋弊與歸孺人俱卒戊所有子三長子和字士和在雲南卒西洋之役少子徵字士華而士榮公居仲公生洪武乙卯初家徙雲南公尙幼隨父兄往性質樸有古人風居家孝友不憚勤苦知居散之宜遂能大其父兄之業于戊所其與人交一以誠懇殊得人死力方初徙時被徙者衆居室多不充黔甯王憐而拊循之與伐木構屋給以衣食且日問所乏周爲德于民甚厚沈氏亦藉之其後公父子兄弟勤其生業家稍裕遂能擴其垣屋時有中官伍某者亦罪謫居滇假館沈氏交好甚篤迨父仲銘公兄士和公俱卒瘴鄉公甚切故鄉之念伍飲聞之永樂初伍條召還公與之相泣而別伍還嘗爲沈氏念而計莫由也時缺于工用之人伍遂言于朝曰往徙雲南者皆良工戶置彼無用何勿摘取

還之遂取還五十戶而以沈與其間蓋五十戶寔
因沈以還也所還之戶一籍太醫院餘悉寄籍錦
衣衛于是沈氏復居金陵者自士榮公始公之自
金齒還也不遺餘力萬里以大母歸太孺人父仲
銘公兄士和公三柩暨兄嫂家屬挾季弟士華一
時並還故里時論者莫不難而歎之公奉三喪攜
家屬崎嶇萬里還雖故鄉四久無寸土公以其才
運之未久卽又于金陵家以漸起而先亟亟擇墓
地時僧曰雪菴者善相地公與之游已卜地都城

之南雪菴曰此侯王地也而家不可旣卜江甯縣
之安德鄉長岡村雪菴曰善地也能長子孫公曰
可矣乃斂歸太夫人暨仲銘公葬于中塋之上建
石坊于墓前題其額曰金陵沈公墓額之陰曰松
雲而士和公亦祔焉旣葬其父兄復治塋于中塋
之左擬與其弟士華公並葬于其上亦建石坊于
前題其額曰金陵沈公墓額之陰曰幽壑公卒于
景泰壬申年七十有八娶袁氏同力起家子三仲
子曰榮壽公信信兄寬子四弟義子一一一傳三傳

俱不嗣至今嗣傳者皆榮壽公信之後也

鳳岡公譜讚曰於惟歸孺人真沈氏之功臣也語云前有續後有啟稱孺人矣仲銘府君不得生還悲夫然而卒歸骸骨于故土則仲子之功也士和公微弟仲能上父母邱壠乎又曰余登邱壠見其塚纍纍然則士榮府君並士華府君也二府君生而友愛沒世之後使覆身之士自日增而合焉同氣之感亦異矣哉

徒

青岩路氏曰士榮公甫家流移親死亡之後而能

以其大母其父其兄之喪崎嶇萬里以歸妥魄故土此其志義何等固偉丈夫不世有之事也豈還孝友之云哉然非孝友之至不能若此又曰休以沈氏裔甥歲得拜德昭公及歸孺人遺像像俱胡服左衽甚蒼古嗚呼歸孺人之爲沈氏功臣也大矣則士榮公之爲沈氏功臣也亦大矣有孺人保孤之德而仲銘公阨于氣運不有士榮公能奮其志義之良孫其能永建乃家乎休按士榮公其初行也幼乃祖母亡父兄相繼亡于外此爲何等艱

苦事境而公在滇卽能于滇起家及奉三喪空身
萬里而還此更當爲何等艱苦之日而公甫還金
陵卽能于金陵更起家其孝弟之至天適啓之乎
亦才固有本耶休按其建塋諸事俱有必垂百世
規模不同一時草草想其才必有大異于人者又
曰公治祖父之塋其意可及也更治爲兄弟並葬
之塋則其意不可及也兄士和没于外萬里歸家
止士華一弟幸于故土又並力起家則終當並列
一邱豈忍異土隔膜徒任彼此之各爲輕重乎當
日之懷蓋不待没世之久覆身之土自增而合乃
知同氣之感固有干字不息者矣噫人孝友大節
孝友至意有如是者而天勿祚之以世乎休以爲
後金陵沈氏一醞成于士榮公而榮壽公以下不
過皆在其所醞之中者也

沈琪

沈雪崖公琪字汝玉以子韓峯公越貴贈文林郎
公生天順辛巳父石岩公沂字伯泉祖榮壽公信
字彥誠榮壽公孝義士榮公之仲子也生永樂壬

年

辰性誠慤克勤家家以益殖其于父兄宗族咸能
得其歡心有計利非義者卽悉以所得貲產讓之
人皆以爲難于是公以孝義推重鄉邦公喜賓客
而素得養生之道至老不衰燈下作小楷一毫不
苟宏治改元詔禮高年民年八十以上行誼重于
鄉里者給賜冠帶以榮終身時以公應詔于是人
推之曰榮壽公公一子卽石岩公沂石岩公生正
統戊午生而家饒而公耻偕揚揚鄉閭者操履方
正篤于人倫事親能色養年四十七顧先榮壽公
卒子二長琪爲雪岩公汝玉次瑋字汝粟亦才而
賢能佐其兄以克家顧亦早卒其母張孺人善事
舅姑乃已先石岩公卒迨石岩卒榮壽公子卒次
孫卒止撫孤孫雪岩公一人乃雪岩公至孝顧能
承前之志以遂昌其後人雪岩公幼儻有大志
初石岩公篤于教子建樓使居業治毛氏詩公少
卽以善治詩名于時屢進取不逢旣早失父母事
祖榮壽公克盡孝養時榮壽公年愈高家事旁午
公不得卒業乃徙于賈始則戚然繼則釋然稱善

士令

賈榮壽公喜曰吾兒爲士則士爲賈則賈奇男子也復何憂公之奉榮壽公也日每以千錢置其枕側密視之少卽續充其數不今知其承顏順志無所不至以故榮壽公得以優游娛老年且八十偶病咽濱于危公籲天以身代聞東兵馬公某善治匍匐往請之一治卽愈自是又享年近一紀得以膺冠帶之榮而更從容行樂者數年抵宏治己未壽八十有八乃終人皆以爲公之孝文所致也初石岩公卒公每有風木之思乃扁其所讀書樓曰雲以寄志其處弟妹必欲得其歡心人或過之曰吾不及奉親而愛其所親亦展吾之心耳凡宗族婚喪不舉悉以爲己責晚年營爲間不遂意乃自信曰損益盛衰天道之常況于人乎遂家政皆付諸子放情詩酒公宿善詩自皆爲詩日益工有雪崖詩五卷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卒嘉靖壬午年六十有二後十七年敕贈文林郎子三長韓峯公越次起及超超側出序居長而不嗣嗣至今者皆越及起二公之後也

是士

青岩路氏曰沈氏衣冠之漸兆榮壽公晚年公之富壽士榮公之所醞也公子石岩公早卒公能有其遐齡以撫其孫因能有其曾孫韓峯公以成沈氏之盛者則以公之誼讓其爲人固有本公誠沈基之初樞要之一人也雖然有榮壽公以重其源無雪崖公以濬其流夫亦止是而已然則雪崖公之爲沈氏功臣也要已哉

太史康對山瞻雲樓記畧曰江東雪崖沈子有大入曰石岩公雪崖子旣長就學公于是建樓使居業于中雪崖子承志自強學日益富江東莫不知雪崖子之詣精且濬矣乃石岩公棄賓客雪崖子抱痛熒熒若不可更生也其友前溪景太史伯時憫厥孝思題其樓曰瞻雲屬名士金琮氏書以扁之一時詠歎其事者徧焉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而卒其子麓村侍御痛自砥礪卒成雪崖子之志取科第登耳目司備風紀之任比天子大孝旣成推恩臣下雪崖子暨配獲贈封典瞻雲之孝麓村與有光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日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前溪之題豈非錫類夫雪崖子之子孫耶於乎士有抱藝履貞不獲其志于身者多遺之子孫觀麓川侍御顧不信哉

青岩路氏曰休以爲成雪崖公之志者韓峯公而啟雪崖公瞻雲之一念以遺之韓峯公者則石岩公建樓一念之誠所感于子孫者爲無盡也然則此一樓豈非後金陵沈氏人文之府所自肇乎哉雪崖公尤長于識鑑司馬侍御西虹公泰方垂髫時一接言動知爲奇才以女女焉韓峯公年譜云

宏治辛酉雪崖公年四十二居金陵評事銜凡三世矣先是吳孺人夢一盆中浴二豸韓峯公果以是秋生其長女適司馬氏者後亦以御史受封其夢蓋稱驗云

青岩路氏曰休以爲雪崖公不獨長于知人其自處識度淵長固有絕人者方讀書甚慊意不惜慨然去而爲賈旣善賈矣晚年稍不遂意卽自信天道嶄然復轉而讀書乃知前之所爲者蓋一爲親屈而讀書之性固未嘗沒也此其根器豈常人哉

其詩書之氣必在後人理固當有遂鍾于是者已
沈越

朝列大夫韓峯公沈越字中甫初號麓村後治別業于城南韓山之陰號韓峯生宏治辛酉雪崖沈公琪之長子也生四歲雪崖公日口授之以雅詩輒聰警隨聽而不忘及就外傳不與羣兒伍常肅然自立力學年二十十一列京庠舉嘉靖乙酉鄉試年廿五至壬辰成進士年三十二其冬令楚黃之羅田公氣韻高簡而吏事精敏在羅田令民墾山

谷污萊地千餘畝而收流移者附籍調平江縣羅田之民思之祀于名宦平江凋瘵號難治訟繁而民弊公視事有一清如水一正如神之譽未幾民色起訟皆止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平江之民思之祀于名宦公之入臺也歲在丁酉年三十七明年戊戌卽出巡按陝西辛丑復巡按江西執法峻整前後俱以風力著稱時累朝多以恩倖得官武員冗濫京衛旗役冒替賄占不可勝數有旨命公查覈落職罷役者凡數千人公以此輩莫非耗國而

請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九
深病于民者當覈久矣既奉查覈卽當盡剔其弊不可又有所姑容以益固其根于是不恤恩怨疏四上必得情乃已在臺八年屢侍經筵公以上方任用一意持正不以一私借人分宜當國意有所不悅以指授公不從分宜銜之甲辰監會試並巡視京營其秋主試者以關節事發着公回話公回奏監飭內外一如法而主試者自外先期受託以人事非其所得聞因謂公不卽認罪敢強辨並下詔獄問者莫爲詞而體分宜意旨謫判開州丙午

沉

遷衛輝推官戊辰遷德安同知連任公多移疾不治事以人臣旣出身事國不避怨咎而竟爲權倖所嫉賈誼長沙與悲湘芷汲黯淮陽臥疾郡閣彼亦各有懷也安能復浮況俯仰事兒女子乎庚戌方議推陞廣西僉事公遂請致仕拂袖以歸蓋前此官雖再轉公心已乞休以分宜之父子值舊怨之銓曹義固不欲自容也是時年甫五十歸卽閉戶著書不與貴人接鄉邑罕睹其面在林下二十一年布衣蔬水晏如也隆慶戊辰以冊立皇太子覃

園錄

恩詔致仕文官五品以上年六十以上者各進階一級詔進朝列大夫時公年六十有八矣又二年庚午卒計年七十子十人長子楚王府長史鳳岡公朝陽也

大宗伯遜圍顧公曰前輩士大夫致政者類杜門謝交郡邑大夫至終任多不識面在金陵尤尙志節耻邀結焉如韓峯沈公歸里坐樓上鏤所喜書以三錢雞毛筆日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相見汪公宗尹爲南部郎公按部時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移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

青岩路氏曰後人慕公簡遠多其末節林下之風耳要公大節惟此始終必不折于分宜之氣若其當日進退少折雖多著書百世之下尙有沈韓峯先生乎哉

又曰休按韓峯公行事著國史郡志家乘其自輯奏議文集書史未容覩縷其大概在朝則爲朝廷重在郡邑則爲郡邑重在林下則爲林下重始終

如一外內如一要不失爲古之正人者近是沈氏自德昭公上不可知自士榮公復爲金陵沈氏歷世孝義積至雪崖公蘊義生風詩書之運已開則其家自合出此一正人收攝前後以成爲世闕此家之道也天之道也何異哉

韓峯公同胞弟曰起字愚甫幼失父母育于兄嫂自少好遊性聰敏識藥性遂長于醫意之所至往往立效過浙遇總制胡公火病一治卽愈胡公薦之京師任太醫院吏目凡十數年而卒于官子一

曰應奎初韓峯公性至孝正德甲戌年十四母吳孺人卒哀毀幾不生已卯十九娶方孺人辛巳廿一列京庠嘉靖元年壬午冬雪崖公卒庶兄超析居公攜弟起徙居全節坊時起尙幼公友愛甚篤擇配李氏生應奎子生甫彌月起卽遠遊不歸公育之若子成人復爲之娶婦生子起祀以不絕按譜韓峯公得子遲公元配方孺人本儒家及笄歸于公公仕宦後孺人治家嚴肅不許有一人一事損公之守者姻戚鈔之而屢生子輒不育先公

雨

數年卒公側室三邱氏劉氏徐氏嘉靖丁未公年四十七矣時節推衛輝府冬十二月始生長子朝陽自是接生子凡十朝陽南陽東陽元陽春陽秋陽乾陽其三未名卒而乾陽以遺腹子生公卒之後玉田盧公璧爲公墓誌銘云公素健偶以子東陽喪出郭中寒度不起乃諭諸子曰狀我者長婿也銘我者玉田盧公乎又曰吾之遺腹子當名曰乾陽庚午季冬九日公卒辛未正月三日乾陽果生亦異矣哉銘曰進則霖而退則泥蟠不怨不尤

在

惟義之安旣光于前亦裕于後遺腹得珠光綿愈茂休按公七子名京庠者五瓜綿當日者四迄今者三而盛往首尾首則我外大父朝陽公尾則秋陽乾陽二公也三公恂恂正人皆古之君子故其後特長云又考公女凡六一適京庠生盛時泰一適大司徒克齋王公子誠一適兵憲秋渠張公子如璧一適太僕卿白野殷公子慶一適京庠生張文暉一適少司成前溪景公孫應祥六宗皆一時清望之門其婿六人皆賢者而盛仲交先生以文

章誼行及公終始互相推重尤從來冰玉之契所
鮮見者焉按公年譜嘉靖庚子公年四十以巡按
陝西茶馬復命三月抵家歸長女于盛五月入京
掌河南道入侍經筵九月旋復奉命巡按江西蓋
仲交之初婚也正當公顯用之日而其後兩賢之
相心許則全以品志風格超然乎富貴榮華之上
故公且沒曰狀我者長婿也銘我者玉田盧君乎
人非其氣類不足與託生平玉田盧君仲交盛君
暨韓峯沈君三公者傲然世外真氣類也夫是以
快然相托也吁人至回首而有足與託生平之人
快矣其不孤也矣

青岩路氏曰韓峯公在當世爲名臣在當代實爲
讀書之君子從來士大夫致還林下者輒云閉戶
著書夫幾能著書哉若公斯其實矣休當少時外
家猶盛見公著述大小不等而莫非一氣手書不
雜他手一筆慨迄于今存乃無幾此非其後人不
守韓峯以前家爲富家韓峯以後士皆貧士表揚
無力則漸久而漸湮固其勢也拾遺文于一二容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九
三
勿三歎于茲郡誌韓峯公所纂有春秋分國便覽
春秋經傳集解宗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唐藩
鎮傳所著詩文韓峯隨筆西巡紀行詔獄始末瀘
海雜著嘉隆聞見紀新亭漫稿而公書固不盡此
此其著者云爾又公晚年自稱新亭野老附記

年譜鳳岡先生題前曰先公稟正直之性貞清介
之守負明斷之才抱不屈之志能辨句讀卽稱聰
警長而就學文日有名寢食多忘寒暑靡間手抄
舉子業盈几充篋卽古號爲勤學者何以加焉甫

弱冠補膠庠之闕大爲督學使者所推許一試秋
闈輒爾奏捷再上春官晉對大廷出令湖湘愛民
如子更難治之邑亦駸駸登諸禮焉嘗自信唐虞
之世率不難致祀崇名宦碑勒去思小民故姓過
留都者至今傳父老之意勤叩問之思可以觀政
矣乃入內臺歷年八載操符四出近泣豫章遠踰
流沙清勾食冗沙汰虛兵獨持風裁不畏強禦持
廉秉公揚清激濁皇皇汲汲日勞王事蓋不知有
已也居嘗自銘許不敢上負吾君下辱吾親中變

所學顧疾惡如仇遇事輒發權貴請託一切不行以故觸奸邪之忌諱致履虎之見傷遂構監試之禍幾杖而斃是雖九重震怒抑亦當路之謨耳雖然分宜虐骸固不特吾先公一人慘之也復何道哉緣茲左謫出判開州官雖再轉心已乞休以分宜之父子值舊怨之銓曹勢不能容竟終解綬杜門謝客絕迹有司同年故吏請輒不見鄉曲縉紳亦罕識面交際慶弔舉皆告罷里人過之亦不顧藜羹糲飯人多不堪心獨安焉間與鄰翁圍棋賦詩或自適其適而已硯田筆耕纂集殊富每侍晨昏訓惟經史間談經歷亶亶不倦悲夫青岩路氏曰是文也言之以質而韓峯公之人乃愈見之矣嗟乎人生有能言其先人之心之子何弗加之韓峯公晚且罷官歸乃突得鳳岡公爲之子豈非天平

沈朝陽

楚府紀善鳳岡公朝陽字宗明韓峯公長子生嘉靖丁未年十五卽列京庠韓峯公卒公年二十有

四公能世其家學而困于場屋萬厯丁未乃以明
經廷試辛亥選高郵司訓時年六十五矣公簿遊
紀贈自敘云不佞齒長矣遐想采芹時維總角蹇
質伏櫪四十餘年雖隨騏驥以後先而竟不得伯
樂一顧丁未乃以明經入試大廷候選戊申甫悼
愛弟之亡旋傷生慈之逝服闋辛亥秋次當謁選
至闕下始拜高郵司訓之命歸以殘臘莅任公在
高郵任辛亥抵丙辰陞池州教諭丁巳轉楚府紀
善公之樂赴任遂告歸林下時年七十一家居又

不

六年以癸亥卒共年七十有七子二長登雲次致
雲後俱京庠名宿也

青岩路氏曰休按我外大父鳳岡公人品文學不
但世其家其在當日卓越一時凡遠近名宿蓋莫
不心重其人者公世傳錄止韓峯公而公平生之
詳則其家人文今皆闕然謹據公紀贈一書擇其
贈言之人爲可信者採摭大畧以備公惇史

何工部慶元敘曰曩余讀沈侍御韓峯公嘉隆聞
見一書思侍御公往不可見人言公長君宗明實

始屬筆正如龍門論贊具歸名太史公義余旋以
慕侍御者慕宗明久之則宗明假青氈一片栖息
秦郵與余恰先後至相視而笑雖復貌癯立畧見
婆娑而先正典型氣味自別每晤輒數數日懾
之如有合也余不佞病在神明性好勝終鮮勝具
間與子墨卿從事每逢疑城岐路憊不自支輒走
叩宗明聲聞響答窮委探源畧少凝滯余于時羨
侍御公有子哉昔人謂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計宗明之所不足者貧耳而貧而無怨左圖右史

居然寶藏令先君子之清風勁節閱世彌彰一飽
無時吾祇見富揮鋤不顧吾祇見貧以是詰宗明
宗明其無詞以解宗明輯有薄遊紀贈唱和若干
篇聲應氣求恍見六朝全盛抑善與人同宗明若
殆視昔紀嘉隆無兩心耳卮言弁首大是不辱吾
筆因并近所需振韓堂額揚以致嗚呼承家節操
舉日不忘唯其有之是其似之可因也亦可宗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焦太史竑曰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庭訓卓

以

然以經學名其家卽漢儒之專門講授不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事父母友兄弟于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其名所謂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令得薦于朝詎不爲世重顧學使者時時推轂君而都試輒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于經與行自如也頃歲止以明經貢于禮部然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庠王公鑾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庭遭時遇主科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泯焉吾不信也

都憲廣陵李植曰鳳岡先生能世其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淹通于史其道古今治亂輿圖分合華夷興替人品淑慝世代延促風俗淳漓以至象緯山川兵農禮樂選舉方術災祥諸事厯厯若指諸掌及門問字者戶外屢常滿一時交游如朱宗伯焦太史顧官詹者首推重之

太史丁紹軾曰往正嘉間金陵名世之士三人顧憲副橫涇陳翰講石亭沈侍御韓峯三君子矯矯

出羣余不及見為恨乃憲副子松山翰講孫印麓
兩先生後先以廣文泄吾土而侍御冢君鳳岡先
生比復以淮海訓遷授吾郡生平不見三君子乃
得盡交三君子之後人豈非幸與顧先生飲人以
醇陳先生高視濶步皆不失門風可喜鳳岡先生
素心古骨表裏洞然性好稱詩由明經涉齊魯入
燕薊講淮海池陽之墟與會所致輒成篇章無唱
不酬有作必合颯颯唐人之遺近沿箕裘所得則
雪崖韓峯居多開府清新根柢肩吾工部宏肆淵

聊

行

源審言三世風雅明與于斯為盛又好讀異書遐
搜墳案中採史乘旁及稗官無不蒼叢成編殆將
數百卷倚相多聞子產博物方之眇愧談作史記
成于子遷彪著漢書卒于子固歷代琬仁廟諱侍御創
之先生紹之信承家之巨典華國之闕摹闡闡纘
述過兩先生遠矣乃兩先生浮沉卑散不克振先
生亦用常調遷楚藩紀善以往人謂以先生之經
學史學詩學置之承明著作之廷必有可觀而猥
棄之王官以一代大儒反致之散地即非元亮能

無賦歸去來乎余以爲此非知先生之心者先生
致念深矣名位開塞何足加損第先生倦遊久矣
卽承明著作猶將引年以避何論王官嗟乎昔賈
生董子沈浮下位而經術文詞學士誦之不倦揚
子雲老矣嗜酒好奇杜門草元人無知者嘗歎曰
千載而後有子雲乃知子雲然當時桓譚已見而
好之以爲絕倫先生經術詞賦不減賈董而杜門
著書一似子雲今諸所著作亦已行世世固有桓
譚先生當不作千秋歎矣且子雲之鄉亦有一嚴
平而身老執戟不能相從以遊先生歸而耆舊俱
在焦太史巋然靈光把臂入林較子雲勝之先生
樂乎哉一時名位直浮雲視之耳何足加損于先
生

黃巖大令周

高廟諱

昭曰觀紀贈諸詩人知白下重公

不知公亦重白下

青岩路氏曰休按鳳岡公在當日其一段正人正
性必有令人深服而不止其文學足以起敬者閱
秦郵諸生贈詩曰于今直有沈夫子四海文章屬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九
主盟其以文章重者如是又曰檢飭一生真占朴
清修半點沒疎狂則其所以重我白下而白下重
之天下重之者可知矣沈氏一時韓峯公以人文
重于前其聲響甫在人心未散而鳳岡公旋以人
文重于後想此時金陵沈氏真景星慶雲之一宗
家之盛固以其人而不盡繫夫科名也義士士榮
公之爲醞也遠矣哉

青岩路氏曰金陵沈氏自德昭公而止者其前此
世澤必當更有後于金陵之故休不得而知之也
至金齒再還之沈氏於戲非士榮公志義之深大
異夫人之孝友何以微而盛盛而微微迄于今終
繫人心若此哉考沈氏金齒再籍金陵是時士榮
公兄弟三人俱有後而迄今繩繩未息獨士榮公
之子孫在此土也蓋公在裔土難措之時而能安
其祖父兄于地上以三喪歸故土難措之時而能
安其祖父兄于地下使沈氏萬里播遷之宗而安
然若無事生死皆保全不至作飄蓬之歎者莫非
士榮公一人之心力爲之也其時之心力渾渾耳

噩噩耳而後之金陵沈氏休竊謂當日自有士榮
公以重其根則榮壽公以下諸孝友君子自當包
毓乎其間不待其生而已占必有其人矣安俟其
人之已盛哉至韓峯公林下二十年未究其用然
正賴有此二十年讀書林下成其爲一代可重之
人不惟沈氏且韓峯公有盛仲交先生爲之婿有
鳳岡先生爲之子樂矣哉盛無以加之矣至接武
鳳岡公雖人難更再而學者頗不乏不具論

沈乾陽

沈茂才乾陽字君明一字君之韓峯公第十字生
于韓峯沒後一月年二十以萬厯庚寅入應天府
學爲諸生孝友奉鳳岡先生兄友弟恭極一時之
美喜讀書博學詩賦古文詞筆至風生英藻動人
眉目平生重交誼多遠遊所往輒詠歌成帙而長
才屢不得志場屋鬱鬱以終諸所著作世鮮聞者
遺稿有瞻雲樓金庭館等集今錄一二以識其文
章大概亦卽以見其人焉

歲在乙巳余讀書天界精舍友人王承華主焉舍

右

在毘盧佛閣之東隅一山從南菴環疊而來逶迤
紆曲綿亘爲左臂正與萬松竹居石曲諸勝處相
掩映而擁衛傑閣于其中焉松檜參天幽岩蔽日
舍旁更饒雜樹古木垂蘿叢篁鬱翠時禽調舌衆
鳥欣託邃闕迥絕不知去城市喧囂更幾許也時
當夏仲望後之二日谿雲忽結山雨欲來疎葛畏
涼衫袖沾潤纏纏覺桐葉有聲蒼苔浮滑荷蓋翻
珠自午及酉檐溜不絕余獨坐一室蕪香閱維摩
經童子供茗杏不聞人語風曳總帷瀑散棐几簾

西

裏

隙綠蔭森森作寒色逼人境逾清絕起加半臂冒
雨度閣下散步廊端搔首盼暎竹樹週匝風杪雲
籊虬蟠鳳翥迷離中色態濃淡若遠若近如罨畫
焉遙見一烟從萬松間出雨壓烟低縈惹梟轉似
白鵠棲木末始信萬松烟雨真此蘭若第一景也
爲之長哦陶彭澤詩但恨不見遠公歸耳已而挑
燈聽雨雨益劇因搦管以六言十六韻紀之憶吾
鄉殷宗伯月夜宿天闕山閱首楞嚴謂如此境界
如此經典稍存塵滓冰壺中着糞團余素感焉今

果能不負此境否也詩曰古刹垂蘿牽壁梵宮陰
 檜當椽樹雨偏浸金粟奇雲會結青蓮入榻松風
 坐冷覆牆竹霧窗妍野色互同黯黯檐聲暴作涓
 涓居士病中說法阿難悞後叅禪滿苑鶯花宜笑
 上方鐘磬驚眠直入無漏淨土不隳有色諸天龍
 象時時馴擾旛幢在在翻遷黃面瞿曇恁瘦烏頭
 宰相非仙風火水輪暫現去來見在偶然見境還
 隨境轉忘情誰惹情憐地透重暝孤月屋迷曲突
 餘煙荷芰藏形欲製蒲團襯坐長穿空山萬籟俱
 寂斗室一燈高懸正悟那煩迹相半偈猶涉言詮
 只此會心不遠甚麼知白知元

子

余讀書冶城重陽前二日何于振卿戴子元蓋過
 余同登冶城山閣時惟秋杪蒹葭變色芙蓉始花
 山帶遙圍蘋風薦冷思堪蠟屐嗟未授衣曲徑捫
 蘿穿風磴而欲上危闌惹翠倚梅石以豁觀丹障
 垂烟紫華如繡坐探岩壑絕勝康樂之奇撫睇河
 山不洒新亭之淚衰柳映萬家煙火啼鳥雜幾處
 霜砧日送飛鴻情興故壘離宮頽堞弔古莫尋複

灑鳥

鹿塵
燕

霧

帝皇明仁人文卷之九
道飛樓視今獨勝感時則急揮談塵言志已擊缺
唾壺無地悲歌夔市酒人相向率爾詞賦文園病
客爲多有美何郎臨風玉樹思見安道泛雪孤舟
既喜同人况逢舊侶鄭莊之驛慚未置焉巴山之
遊茲可話也非烟非震俄看樹抄驚湍共縷共絲
已見長檐飛瀑豈山靈借留客駕奈寒色益逼人
裾勝事不常知心難邁爰相授簡容勿摘詞詩曰
夙儻雨憇杪秋時握手登臨重有思道在窮途憐
意氣人逢素節倍凄其萬山雲斷寒江迥九市烟

觚

沉雜樹衰不禁大言相顧笑乾坤世業許同誰凌
虛山閣接崔嵬雨潤珠簾濕不飛側側寒生芳樹
懶冥冥雲冷亂峯微蛾眉火畫火猶妬犢鼻嫌貧
着者稀誰是風塵勞盼睐與君相約重音徽危樓
百尺縹層空檻外千山度雨虹風滿笛床敲一葉
雲流觚座送雙鴻抗言古昔持鼈日把臂參差飛
靄中笑指臺城烟火處陳朝玉樹爲誰工自分觥
麟重違時腰下芙蓉正陸離樽俎翻慚無北海賓
朋私喜薄南皮白蘋風冷寒城柝碧樹秋高翰海

枝衆裏登壇還我輩菰蘆今日共襟期

青岩路氏曰卽二序與詩而公之讀書不俗其人
之風格氣韻亦大畧可睹矣集中諸遊覽之篇尤
翩翩動人據詩題考其遊迹自錫慧抵于天台雁
蕩大約曠蹤周吳越之區而未及西北此其生平
之境也吁乾坤世業許同誰以公逸才自許之重
而終于不遇其詩曰爲失孫陽羞伏櫪還從轅下
領西風可歎哉然以博學比于伯兄固足以持韓
峯公之後勁矣

按譜宗明公二子登雲字世升致雲字世龍君明
公一子開雲字世開俱京庠生並有才名而詩文
喜宗六代畧與前異至其爲人其賢者恂恂夫詩
禮而伉直重氣不肯屑屑于人則代若一揆云
澹園焦先生曰金陵天下之大都會也而民鮮土
著高皇帝定鼎于斯更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
金陵者率自四方來而沈氏獨世爲長干人洪武
中家以閩右謫之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
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光之巋然

而獨存詎不大異乎哉

青岩路氏曰今日靈光亦巋然非昔顧韓峯草堂猶在知瞻雲之樓者猶有人水涓不絕火熒不滅逮其會也燎原而灌河俟再見孝義之士榮而已吁一士榮而六代唐宋元已遷將燼之沈氏又並有明一代之盛于金陵夫家豈不在子孫乎哉

沈子世廟諱

沈隱君子世廟諱鳳岡公長孫世升公之子也年七十以古德重推當日路二承爲之傳曰承表兄之長

沈維錫當世士大夫交重之皆敬稱之曰沈翁作沈翁傳傳曰沈氏世稱士族其先侍御公抗直敢言譽望甲一時翁其曾孫也翁不仕以鄉里耆宿終厥身而謂嫡嗣克紹家聲者必歸之于翁翁名子世廟諱維錫號賓匡少蒙先業無書不讀有幹時才失怙恃家日貧弱冠後卽出遊客京都嗣後江右楚閩以及百粵之地無不至焉鄉先生四方君子大人咸慕其品重其能樂與之交所至競迎致之稱蓮花幕之上客翁佐顯仕操要權介然不苟

取不妄爲暇則賦詩飲酒或抄錄古書往往盈尺
俱精繕藏之遇有識者卽出示之願借者卽慨予
之惟濟人困厄則毅然任之毀忌皆有所不計年
且六十乃息轍歸鄉里終日以著書訓徒種花爲
務朔望則嚴齋禮佛誦金經翁閱世旣多凡四方
之風土人事九州之山川險夷朝政之舉錯用舍
士大夫之公忠賢智莫不熟悉乎胸中又善述鄉
諸先生之典故鉅細繁雜言之俱有條理畧無遺
誤有肉譜之譽交游間每一睹面卽談鋒煥發杯

且

茗卮酒間所言不啻百千句卽逢之途間亦必枝
延蔓引絡繹不絕如水建瓴如珠走盤亶亶縷縷
述其情實復折衷其是非可否申之以因果勸戒
更申之以悔過遷善若古傳轉祥之說聽之足廣
人胸臆常使人樂聽之忘倦性直而義宗黨所爲
稍逾于禮戾于理見之卽躍起詬詈奮拳欲擊已
復藹然順適相忘于懷故得其詈詬者亦敬服之
值利人濟物事不憚劬勞戴星出入日視爲常左
右之輔翼之務期其有成而後意快故人獲其益

奮

借

而已亦藉之以不孤家聚書千餘卷人事倥傯苟
有一息之暇必披閱之有所得隨手筆存之老而
不倦以故時有所自成書嘗言已亦不自覺其有
之也元配顧氏賢達有智計善勤家佐夫子順而
不阿古稱梁鴻龐德公之偶蓋庶幾焉二子廣生
康生亦俱質寔而克孝翁以之逸老贊曰翁雖不
仕借人利物翁雖不富書之澤渥而況飽覽四方
之名山大川厚交當世之賢士大夫知與不知咸
目之爲耆爲宿乎是之謂旣足

青岩路氏曰往余亦念傳翁已得吾弟三承子龍
氏傳佳其信因存以嗣沈宗諸前賢之後翁于余
兄弟爲表長兄于先君止遜一歲而先十年沒年
僅七十其平生爲人繩趨尺步雖負氣甚高而動
靜一約之以禮凜凜如也故家風範近獨于翁觀
遺矩焉當日蓋不特外人敬之其本宗父兄從無
一人謂其家維錫爲不然者翁之正氣自少至老
洵足以服外內故也翁偉儀岸嫺經世之畧方剛
從知己者徧遊四方在明季鄉先正如倪給事嘉

慶賈戶部必選凌戶部世韶皆深重其為人艾歲以後家居為多閉門授生徒日訪異書錄之若飢渴不容忍其所往來必賢士大夫若純之劉先生思敬元卓王先生潢皆其晚年文字之交也宿健無病將七十病連月七十之日余壽之以詩曰素德宜垂紫氣篇清蹤自履吉之先織簾書說嘗干卷立宅花皆過百年當世巨公誰不服此懷者舊共周旋而今再起青華嶺巒峻極中峯正有緣又曰曠觀天地莫如君詩卷相隨五嶽雲百粵目前傳

石性三秦胷際列星分生平壯志曾無易古道多情自不羣忠孝無移先世念有君誰復數休文是日翁已將易簣聞有詩諭至榻前誦之聞之意甚悅也又二日竟疾革余既哭之更挽之以詩曰吾兄天上去前輩起相迎生已遙相近歸宣廟別有行百年同冊府一刻到瑤京何述古人作古人今所輕噫翁真古之人今更求如其人者其可得乎翁貴不能如其先世富又不能如其先世然不富不貴而謂非金陵沈氏末葉之瑞人則不可何者其

人之端方正直而本之以長厚之心固既其先韓
峯公鳳岡公所以承前啟後而足以有子孫者也
士榮公之義終無以竟其占此也夫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九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目錄

宗系可考

丁都御史璿一宗

丁璿 丁容

蔣院使用文一宗

蔣用文 蔣主善 蔣主忠 蔣主孝

蔣誼 蔣敷 蔣敵 蔣山

李大司成時勉一宗

李時勉

珽

徐助教昱一宗

徐昱 徐完 徐九經 徐九疇

徐九功 徐瑤 徐珍 徐推先

何贈公瑄一宗

何瑄 何鑑 何述 何鉞 何適

何鐸 何遵 何世守 何應鼎

何光顯 何齊賢

顧僉事儼一宗

顧至善 顧敬 顧謙 顧儼

盧布政雍一宗

盧清 盧雍 盧熙 盧和 盧裕

金侍郎紳一宗

金潤 金紳 金麒壽

王浚 附見

李僉事 宣廟諱 一宗

李 宣廟諱 李僑

朱叅議貞一宗

朱緜 朱皞 朱貞 朱嗣隆

沈秀才誠一宗

沈德 沈誠 沈昱 沈景

陸太學元泰一宗

陸元泰 陸嵩

顧先生如綸一宗

顧如綸 顧景昌

吳畫狀元偉一宗

吳偉 吳出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

鰲曉亭

袁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丁璿 子容

丁副都御史璿字仲衡上元人永樂元年同王仲

壽楊勉榜鄉薦二年三人同聯捷登進士第改庶

吉士既而擢工部主事緣事謫居潞河以修行聞

起為御史巡按徐州擒賊首張晉祥衛輝賊起復

承命往治之得其渠魁散解脅從者令復業英宗
皇帝嘉其能陞右僉都御史時麓川蠻叛召之馳
視公至卽條上用兵便宜凡十餘事事皆當從之
亂既定上益嘉其能陞右副都御史以巡撫滇黔
等處卒于官

青岩路氏曰丁副都御史能吏也逢時遇主得以
功名表著一時可謂偉矣顧考其功業緣事廢而
以修行特聞是當自夙早有立身有本而不以進
退易其志者乎莫詳其風可勝於悒

考別誌載璿登永樂二年甲申進士第以庶吉士
讀書文淵閣旣而主事工部以事謫潞河遂絕意
仕進公好學且篤行家居御史張公政者偶過之
適邏者來言聞失羣今獲盜者需公認之公曰家
固未嘗失羣辭不往張公問以故公曰當世之禁
盜者死亡吾羣耳不忍其死也張公歎曰仁人也
因薦起之遂起爲御史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以征麓川功陞右副都御史兼撫貴州其孫容宏
治五年壬子又舉應天鄉試官知縣

青岩路氏曰按正統三年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
叛寇邊明年都督方政覆師沐國公晟死六年兵
部尙書王瓊出提督軍務事遂浸滌迄十四年土
木之變未已未知丁公巡撫雲南任于何歲此大
事也宜覈實之以紀勲能噫公再出大事累累而
以一亡蕪薦起異矣哉公異哉歎當日薦者之知
人甚異也又按顧氏客語仲衡爲御史巡陝右有
行人某者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
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入謝罪
以觀大臣已

蔣用文

蔣恭靖公武字用文以字行其先句容人公旣仕
居京師遂永籍南京盛仲交先生嘗言蔣恭靖及
杜太常陳秋碧史臥痴皆世居冶城之麓二百餘
年恭靖公善詩文所著有靜學齋集而工于醫永
樂初以儒醫薦官至太醫院判當仁宗以太子監
國公及蹇義黃淮諸公同輔之知無不言適論囚

一日當殺數百人公入朝從容言其可矜狀上悉宥之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焉又嘗問卿于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其本急之恐傷其本是以聖人戒欲速也仁宗嘗稱其嘉言足以裨益治道學士楊文貞公言其所以受知于上者能隨事獻規不專以醫也卒諡恭靖公初乏嗣上賜配生四子長子主善克繼其業

青岩路氏曰善言治者不必言治而治之道無不在蔣恭靖公是也善治天下者不必求治天下之言而言無不在仁宗昭皇帝是也此某君臣者理常有針芥之投則言自有水乳之合矣恭靖公其善以醫諫者乎夫公非以醫學遇蓋仍以詩學遇者也詩之道悠柔敦厚長于諷喻言之則令人心解神會而雖然以喜余于是焉見恭靖之詩矣蔣氏豈待主忠主孝而乃成其爲詩人哉

顧文莊公起元跋仁宗昭皇帝御書冊後云用文永樂中官大醫院判侍仁宗昭皇帝于東宮上時

太

其

其

太

出手札示證取藥以進札稱敬問蔣院判函封印
押精密慎重之意宛然在筆楮間札凡數十通中
有稱正字號順字號柔字號親字號者似是宮掖
中人至于爲贊善徐善老疾勉用文等加意調治
其崇禮輔導尤爲優賢盛典若老乳媪之病亦特
垂睿論亟圖拯療聖澤含宏蓋無微不被已廟號
爲仁不亦宜乎後用文卒上心閔悼賜之祭葬諡
以恭靖遣中官護其喪入都城更稱異數其家哀
所賜御書爲冊世寶藏之元頃從友人借觀因冊
久弛落手爲裝飭歸之俾覽者知盛世泰交下濟
雖醫卜亦回天眷若此至御書之善乾文奎畫落
在人間榮光異氣真有輝山川而賁草木者而元
九朝之後獲從田間恭睹之尤不可謂非生平之
奇邁也

青岩路氏曰蔣恭靖以醫進耳而受聖主之尊敬
若此然則儒者果正直忠愛以重其所爲道則亦
何藝之非道何道之不在藝也哉

郡誌曰諡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

大臣之有諡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清金劉清惠麟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尙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諡文僖扈從死難之故武臣死難而得諡者三百年中張莊節可大一人而已至故太醫院判蔣用文以六品小臣而得諡恭靖則尤爲曠典也

青岩路氏曰或云治城麓之蔣至今未絕猶有業醫者醫傳三百年茲士蓋不翅爲二世者幾矣吁恭靖公以軒岐之道逢仁聖之主自天賜配以受

啓後之祥于前則亦焉得不源遠而流長乎哉

按金陵瑣事云太祖定鼎金陵造內城開十三門造外城開十六門皆不許喪柩入其禁甚嚴三百年來死而入城者有兩人蔣用文世居龍潭後移入城中全節坊洪武中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宮每致規益卒于北京仁宗贈之以太醫院使諡以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遣中使護喪送至家遂入金川門又有南道御史蔣

公達宸濠謀反時勤勞王事卒于江上不敢發喪仍乘轎如生遂入江東水西二門二公皆金陵人皆蔣姓云

青岩路氏曰二事皆犯國禁蔣侍御權而得正蔣院判自奉天子特恩事之正也非權也然則死而入城者三百年來蔣院判一人而已矣特典哉

蔣主善

蔣御醫主善恭靖公用文長子恭靖公四子長主善次主忠主孝皆以才名主善繼父之道仁宗之

世尤被恩遇賜莊氏李氏宮女二人解公大紳三楊黃蹇諸公皆有詩以贊其世美云

青岩路氏曰以仁宗皇帝遇恭靖之重則重其後人固其所也然亦必主善之才守足以嗣前人承聖主矣賜配賜宮人兩世遞膺特典光哉夫從來術學之家不難遭逢異寵但寵至而驕或依倚爲非旋起而旋隕往往然也蔣恭靖父子兩世逢時遇寵而醇謹之風比古石氏以醫事主不異士大夫以道事上而卒以士君子之宗與國同休不亦

可觀乎

蔣主忠

主孝附

蔣才子主忠字存恕主孝字宗倫兄弟並起以才
名著先是恭靖公善詩文有靜學齋集至主忠主
孝兄弟益擅詩名景泰時十才子則主孝主忠與
湯世廟勤王貞慶皆金陵人也相傳主忠芙蓉絕句
清露下林塘波光淨如洗中有弄珠人盈盈隔秋
水主孝江行重陰接海蒸沙雨輕霧連山煮石雲
之句為一時所推主孝著有務本齋詩集樵林摘

雨

稿主忠著有慎齋稿

青岩路氏曰考恭靖公起洪永之世主忠主孝才
名盛景泰之間父子兄弟歷盛七朝儒雅之宗清
輝奕奕亦可謂之難矣迄今三百餘年冶城之麓
源遠流長軒岐之餘澤耶詩書之餘澤耶人固貴
夫有先哉

蔣誼

蔣御史誼字宗誼上元人幼穎異八歲賦詩有青
天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之句人皆奇之

雨

雨

風

雨

是

子

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第授杭州府推官以父制歸起補紹興又改金華治行皆卓異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病紀肅清以疾卒通國惜之所著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集行石屋閒抄吹映餘音愍翁新錄藏于家

青岩路氏曰蔣御史英齡天授遽有文章甲第相推自升風采謂當驚雷掣電日逐天衢何遽騎箕列星歸位惜夫余以爲人之器局其魄早先自定不可勉強青天閣兩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公

八歲之句識句也非美句也其功名不遠容待異日乃知道隣汪子曰蔣院判用文後有成化丙戌進士一人蔣御史誼星也未審所據俟詳○旣而考郡志誼太醫院籍蔣恭靖後明據因詳考科貢志應天庠以蔣舉者不一宗籍各不同而甲榜正統十三年有蔣郎中敷景泰五年有蔣太僕卿敵鄉科嘉靖廿五年有蔣府判山皆太醫院籍與誼同南京太醫院籍之蔣止恭靖公一家三人者莫不皆其後歟恭靖公三主善主忠主孝當三支傳

帝皇明代人文卷之十一
九
誼未曉誰後而蔣敷蔣敵敷敵字傍文相似二人疑兄弟但皆以順天鄉試起因疑蔣主善世襲太醫院判在北當有籍順天敷與敵或主善之後歟要南北之太醫院籍皆恭靖公籍則其人皆恭靖公之後也所疑若此未敢謂然存以俟考

瑣事云嘉靖丙午科郭公朴孫公陞主試填榜至一百三十三名乃范一清府尹蔣公急止之曰且勿寫然已寫草頭矣對主試云范一清文優行劣不可更中兩主試曰卽請薦一人尹曰去一人薦

一人是爲私意將備卷中取一卷可也及檢備卷中乃得蔣山遂填之先寫范字頭若待蔣者可見功名有一定之數鄉評推蔣爲君子人云

青岩路氏曰登名臨時而草頭適合可以徵天鄉評宿推君子可以徵人天人交徵卽此一偶記足以爲蔣山大傳不必別詳矣郡誌山字圻鎮

李時勉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後徙居安甯本金陵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少有大志七歲經書成誦甫

裏桶

成童每自勵以顏曾四勿三省長益肆力學冬歲
衾裏足納桶中刻苦盡讀諸經史庶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錄憂去起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
林侍講十九年三殿災求言公陳言十五事皆切
時病上行其十四事未幾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
之復其官洪熙元年公有疏疏留中不知至何上
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明日改監察御史
又明日下詔獄公之被捶也脇肋斷其三曳出不
能言及詔獄用梃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

云

所感臥病一月而愈未幾上升遐明年宣德元年
冬十月上怒公觸仁宗怒令于獄縛之來朕面鞫
必殺之尋又令王指揮縛之斬西市王指揮出端
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
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還欲縛送西市時公已
得面上上顧憐公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
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
尋之國子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
乏人乎程雲南在旁曰無過公者公不悅而卒以

云

裏桶

公爲祭酒初公及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也敬宗盛儀觀公稍寢聞者未信而後二人皆至祭酒敬宗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在太學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以變士習正統九年春新建太學成上幸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議新太學上命王振往視公不爲禮振領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彛倫堂前有大樹公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爲擅

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令荷校國學門是時五月公困首木者三日炎暑殆欲不勝太學生石大用蹙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遘難弟子晏然視之乎衆莫應大用退杜門草疏願以身代公亟止之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以禍懼之對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會號泣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教千人疏上尋以太后言之得釋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柳而公柳特重竅特隘不可飲食公自謂必死助教李繼素浮薄公每

厭之至是繼力自効繼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爲兄弟因李素識會昌伯孫孫太后舅也李爲求援于孫孫適生辰啓宴太后令內侍持禮來賀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公卿爲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絹帕然辱此君子臨幸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析楊禁臣席無此爲重殊不樂也奏上太后卽邀上言之曰祭酒尊貴之臣奈何施以囊頭是甚綱紀上言不知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爲也卽飛

詔釋公公以得釋云公在太學撫育人才凡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偕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各攜茶湯菓餅之類甚豐公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欸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

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相傳以爲太平盛事明年公遂乞致仕將去諸生盡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之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公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耻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在廷四十餘年歷事四

撫

恥

朝忠義之心剛正之氣蓋天下無時不想望其風采云忠文公晚自號曰古廉

彭文憲公時筆記曰正統乙丑予下第入太學是時古廉李先生爲祭酒極意造就人才學者多感激競相勸勉助教季洪嘗謂予言前歲李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卽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緲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非某人次稍勝前某

比前不及回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
乃行已而柳置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
石大用者又獨具奏願代柳事乃釋因相與歎息
其事謂先生平昔涉厯艱險操存有素故禍弗不
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
激發于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
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乃行
諸生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
更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然後路無

不泪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生得人
之深也

青岩路氏曰李忠文公厯事四朝而四受非刑于
是鍛成李公時勉之忠卽鍛成李公時勉忠之文
妙哉成化間忠文之改謚議謚者何人也

青岩路氏曰文皇詔獄未考仁宗非拒諫者而奇
怒時勉瓜棍之間時勉必無生矣而斷骨自接宣
宗念仁考時勉又必無生矣而門中相左天爲效
奇如是至是時勉忠文火候具到不必更鍛而又

我以王振之枷似真非真似戲非戲時勉乃必無
生矣而石大用李繼會昌孫至孫太后人更爲之
效奇從來忠臣受非刑者不少乃之生而忽死之
死而忽生已都不問而天人相效出奇則未有若
時勉事之異者此古今之至文也且更可歎者仁
宗捶時勉疏留中未審何所激怒宣宗恨時勉激
怒仁考以亦未詳時勉所言何事至見時勉而念
仁考之心忽轉而爲憫時勉之心則必時勉所言
誠可感也然而仁宣不言時勉亦終不言天下後

也

世卒不知其所言何事此古今之至忠以大丈夫
忠之至文之至直性自默默常伸于君父而不虞
其罪我豈能明明屈于小人而嫌其辱我哉王振
之枷時勉祇益添李古廉先生之景星慶雲常照
國子不爲辱也古廉先生祖父家于京師久先生
生于斯科第于斯而原籍江右故請老之後不忘
首邱還居安第吾鄉先正李忠文公致仕還安第
劉清惠公致仕居于湖州周襄敏公致仕還武進
故三宗之後江南無考云又按金陵名賢帖有公

手書徐時用冠禮詩文集序一通後銜云翰林學士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兼經筵官金陵李時勉序澹園焦先生曰公爲國朝人物第一每有著作率自書人刻必系金陵不知其徙吉郡在何日也○按郡誌永樂二年通士應天府楊勉李時勉王仲壽丁璿曹廣五人而未載鄉薦何科

徐昱

助教徐公昱字彥昭江甯人也性敏悟讀書輒數行俱下並通五經而以易舉宣德七年壬子南京

其

鄉試授學職遷國子監助教公生平天性至孝先是父病且革醫技盡公歎曰此時人子無一念之誠可以默轉而但恃方藥某得之乎乃旦夕籲天求以身代剗左臂肉糜之以進父疾瘳鄉人將以聞諸部使者公曰何居此一時惶迫計無復之耳奈何從邑長老干名乎其自致若此公居官有紀範在監爲大學士劉公定之祭酒吳公節深所推許在鄉少司寇朱公銓爲友朱公晚居林下生作壽藏乞墓銘于吳公節而公爲之先出行狀一時

于

士大夫交美其曠達云公長子文章終以學老後子完貴起家侍御贈公文林郎山西監察御史青岩路氏曰在故京徐之世可謂長矣其著也自彥昭公彥昭公之廸宗也以孝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書曰至誠感神誠旣感于神則神之感者應之以其父母卽應之以其子孫理之一氣固不忒也徐宗之興興于彥昭公事親一念之誠而已

徐完

徐御史完字用美彥昭公昱之子也彥昭公以孝

就

聞而公事親復至孝寔世其孝德之風云成化二年丙戌登進士第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以親老願老養乞改南都官南臺者多自斂公在南臺獨不斂風采百僚憚焉時都御史某事多不法憑藉輿援以鉗灼人莫誰何公獨抗疏劾而免之公天性樂易無城府顧剛腸疾惡往往面折人過不憚然無宿怨無後言人亦未嘗深啣之也入臺會湖廣讞獄論死者凡數十人公覆訊止應死五人餘駁奏皆釋之轉江西僉事告老以歸歸在林下論議

帝皇明代人文卷之十
侃侃不折夙性長詩凡寄之篇什逸韻超然孤懷
邁往有臨江別墅在仙人磯因號仙磯主人家居
雅素古道論交賓客過從雖劇飲亦不狎也公三
子九經九疇九功並以才著而經疇又同舉正德
癸酉應天鄉試人稱盛焉又徐珪字信之用美公
從子也登宏治三年庚戌進士以戶部主事累官
至浙江叅議珪之弟曰珍字立之以貢官孟縣教
諭

青岩路氏曰自用美公起家甲第益展彥昭公之
緒徐遂于江甯推孝友之宗士大夫皆矜式之蓋
至經疇兄弟二人並以才聞而正德癸酉去成化
丙戌用美公登第未幾經疇又一歲同登于是徐
氏人文盛甲一時更參以信之立之兄弟交相贊
采一門皆文人皆正人堪持風義則徐之盛至此
極矣卽後無復科第而徐固不失爲名族此九功
之所以焚書也

徐九經

九疇

徐大令九經侍御公完之長子也字一之以正德

癸酉舉人官遂昌知縣罷縣歸從西虹司馬公及同鄉一時高退諸賢結會盤桓林下西虹高同會徐一之傳曰一之由舉人官止浙遂昌縣知縣早負才華善文采屢上春官不第乃出宰山邑邑之人宜之也顧不合監司意而放歸歸而軼蕩簡濶與禮法之士殊科晚更玩世縱情棋酒卒憔悴以没人歎之而或者咎其約子豐女至無錙銖之遺此蓋非其本心云

青岩路氏曰才士不獲暢其所懷晚年慷慨自放固其所也末季士夫抑或更望一之之風而不及而一之當日較其前人林下之檢飭或亦有不及乎時也不足論也然在徐宗似已風之一變矣

徐九守九疇侍御公完次子字錫之亦以上春官屢不第謁選授鄒平知縣或曰錫之後仕至知府未詳其孫揚先又登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第亦以御史在臺

青岩路氏曰揚先公字南高兄曰振先字公姓弟曰推先字叔開余象勺之年當徐宗甚盛之會曰

見其兩三世人物彬彬不一顧皆南高公兄弟三
支其外聞立之分有人而絕未聞有爲九經九功
後者蓋二支之微也久矣當其時叔開先生則古
君子也稜稜正人居嘗以孝著後以貢訓某學賊
變死之此助教彥昭公之餘音也並識之以備徐
宗明代之始末

徐九功

徐秀才九功字敘之兄曰九經曰九疇以正德癸
酉同登九功遂取厨書盡焚之曰留有餘與後人

一日飲于人而夜還月明路僻見南河中突一女
子異常姿容出而同行久之九功家上浮橋南岸
叩門而入登樓玩月女忽從牕入九功疑其妖也
嚴拒之女取筆書于几曰吾非妖乃與君有緣耳
日後魯橋相會復從牕中去及兄九疇選知鄒平
縣九功送母就養路經魯橋值流賊阻前路暫僦
民居以息忽沂州兵備顧公瓌過顧公九功文字
密友又兩兄同年友也知之人拜其母居主人者
乃一民兵黠禦流賊已悞三辰顧公令嚴一卯誤

責四十主人方自分有死而已會此哀祈于徐母
徐母救之獲免主家願以閨女酬活命恩九功見
女之貌則昔于南河所遇者魯橋地名又與前言
合堅不肯受而去後顧公璵作九功傳有遇女不
亂之云蓋指此或曰南河之女畢竟是人是鬼此
緣此案究竟如何結果青岩子曰此案緣果固明
結紙上不用再疑夫南河之女非鬼也人之精魄
也此精魄之來彼女亦不自知也因後當有救其
父死一大緣在故鬼神先時而現案其現案者以
試九功之爲人何如也幽試之而不亂明試之而
不亂則九功之爲人定矣至彼女子者固自不知
也何預哉

青岩路氏曰徐秀才只焚書一節便已早識透儒
家功名消息之理不獨遇色不亂也此人異處則
當合二事觀之蓋只是逢絕好事人方艷言之時
我便驀然驚心回想如斯而已橫涇顧公徐九功
傳求之不得歎不能備曉其生平要卽此以觀不
在備也凡家當人才盛起之會必有一冷眼人參

在其間而其人蓋轉爲不可沒云

何瑄 子鑑 孫述

贈翁何瑄號素菴侍御何公鉞之父也何之先出蘇之吳江有文廣者國初以閩右詔徙京師遂爲江甯人公之祖也文廣生澄公之父也娶曹氏公之母也公生而敏穎學舉子業早居母喪哀毀過禮得目青頗防肄習去學天官家術凡天體之度數星野之位次風雲之變動七政之薄食飛流勾已遲疾靡不精切同業者獨推讓焉選補南京鈔

天監天文生託術而隱終身不仕也人或問之曰吾惟不愧于素履而已仕何慕焉因自號曰素菴善治生凡子弟之習于計研者授之成算莫不效效則日訓之勤儉俾勿壞居家婚喪賓祭咸有典則而值有義舉輒慨然無顧吝之色性孝肅事兩繼母范氏項氏皆得其歡心訓子孫有方無或懈于力而愆于禮者季子鉞登正德辛未進士今官浙江道監察御史居內登孫遵登甲戌進士今官工部主事監木竹稅于荆南客有道一二處者公必

言室

貽戒曰毋以既貴而戾于常毋以既遠而廢于禮毋以我耄而或忽也二人中外馳譽其所自持抑亦公之所致已先是正德改元公以優老恩受冠帶有司請爲鄉飲大賓儀觀甚整與人言亶亶不倦皆本于問學根于理道識與不識咸知其偉然君子也公卒正德戊寅距生宣德庚戌享年八十有九子四人長鑑傳家學爲天文生次鐸次○次鉞卽御史孫十一人述天文生遵卽主事遠府庠生餘遠遠咸將有成曾孫二人

太史前溪景公誌之曰公將奄逝之日侍御適以初考奏最得地封典而訃至于是公贈浙江道監察御史國恩雖逮而不及生存後侍御君與言及此於邑不能自禁亦缺典也然壽考康強子姓孫曾既多且賢公亦無待于是而後爲足爲銘之曰聲譽斯富學植斯茂作家之先而啟其後官所弗取晚克奄有赫奕江界其誰與偶
青岩路氏曰鉞第辛未遵第甲戌止間一科子孫以次同登進士吾鄉自素菴何公之宗外蓋別無

媿其盛者科名即可不侈乃同時相次居諫官相次以直言獲罪著大忠于天下雖拜颺未幾而摧折之歎慘不堪云然樹植于國立表于家實不啻光垂百世矣其素庵公之教固有在焉者乎夫忠義之宗烈然青史將誰得而替之哉

何鉞

何侍御鉞字勳伯江甯人父瑄善天文公少而異穎見厯算輒能通曉之既而以文學名蔚起一時登正德六年辛未楊慎榜進士第初授行人擢浙

江道監察御史能直言無所避是時武皇欲毀民居爲演武塲公抗疏得止救建言下獄御史得末減出按兩浙風采肅然轉守荊州府調常德政有條理致仕歸不妄交游常居田間罕入城市所著有東谿集太史遯園顧公曰勳伯何公不但以政績著衡鑑亦過人自幼天資慧敏爲文新奇有法學人多師之性剛直不諧于俗爲御史按兩浙適值柄文甄拔名士爲多兩浙至今謳思出守荊州再移常德士民翕然稱賢惟不當監司意免歸歸

而勵諸子以耕讀不數年力田者穰穰力學者彬彬放情泉石悠悠乎事境之外以自樂乎餘年焉按郡誌嘉靖二十八年應天府學序貢何適鈞天監籍御史鉞子

青岩路氏曰侍御公以守經國而才理家大是士君子歸林之道夫家無甌石而曰放懷自樂樂焉否耶士居林下亦勿侵暴于人耳勵子孫以耕讀若何侍御亦何謂不得哉余以爲侍御晚之才正以保初之守不然恐不妄交游常居田間弗能也

青岩路氏曰考何贈公四子長鑑孫述自得天文家學何與貝以天文世交云今苗裔不絕次鐸孫遵是惟孟循公次某一支莫詳次鉞卽勳伯侍御孫適外別未聞所聞何氏一宗氣節世爭猛猛出人意表者皆孟循之後遂至以氣與國始終是皆素庵先生一人之子孫而意概各別回若此哉

何遵

父鐸

何寶司卿何公遵字孟循南京鈞天監人以諫死

固

手

冀

冀

毛

愈

嘉靖初贈尙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于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游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宸濠方謀以待子入時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羊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院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異以脅衆公已入疏力言

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弗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僉自懼更四出機穿下公等于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

帝皇明人... 卷之十
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
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
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
草疏時謂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
親幼子耶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
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
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
方數歲公年三十四耳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
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少見顏色父嘗令學賈心

利

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
利不利耶爲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
道義劇切諸生一日來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
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
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尙書陸公
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
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
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權過于虓
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

水勿

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
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冰敗貨者幼算以羨足
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
于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
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
不能檢待鄉人賻而后以櫬歸葬先是被杖時父
鐸與家人墓祭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護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
然

殮

或

澹

世

詩

青岩路氏曰別傳公爲人任質不尙矯激于世故
泊如也因自號曰味濬強諫如此矯耶激耶非耶
公不爲名不爲利澹然味之而已矣且此一味非
早脫然也味之外者固不能三十四歲當人正瞻
前顧後之辰而意頓決之也噫死生日暮浩然乾
坤公其知味哉又曰按金陵瑣事公丁丑奉命督
荆南稅務戊寅事竣歸行李蕭然而登舟波浪大
起公投一時與江神云兩袖清風歸去好滿船明
月順流安此心若與神明悖一任長江有急湍少

頃風浪爲之頓息噫公之澹味其決于神明久矣
豈待日後

太初顧太史飛公死諫後葬于南郊且百年矣其
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扞而祖
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
應鼎乃改葬既開壙則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壞面
如生日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
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
豈不知爲前人塚而扞之皆異事也

青岩路氏曰無異也何公當再現于世天令人見
忠臣之形不壞故先設此一必啓之案嗚呼何公
心爲金石形焉有不爲金石者哉

何世守

何員外郎世守孟循公之廕子也嘉靖改元錄公
忠贈公尙寶寺卿廕一子爲國子生旣以廕敘仕
至員外郎郡志曰世守遺腹子以廕敘授臨江通
判值洪水爲害世守願以身塞之而潮退又平謝
法四之賊黨而民安移判永昌定木邦之亂更起

補吉安除寇救荒舉天下清官第一人
以病乞休歸

青岩路氏曰按孟循公傳公死諫時子世守方數歲而公此時亦有子毋令廢學之語可據乃志云遺腹生似未信嗚呼當孟循公之欲死諫也冥于一念萬念俱枯而猶有子無廢學一願耿耿欲無廢學者欲無斷清忠之心也有世守可謂有子矣又公初生太宜人夢簪祓執赤葵入者覺而生公稍長欲試前夢午日折葵與之令拜公執葵儼然

北拜大父素翁怪問之公曰翁不聞闕在北耶卒之日父逸翁與太宜人掃墓有鳥鳴鳴若訴及歸舍聞工部三人以諫死翁即撫膺慟曰三人者吾兒其一也二翁亦異人並記之以上下公之四代何生光顯封筆奏自敘先世云臣祖父先臣御史何鉞以諫世皇帝積慶鳴玉二坊請同科臣張仕隆下獄殉節尙寶卿何遵以諫武皇帝南巡午門跪五日杖五十死刑部司寇耶何世守神宗之世木邦之變滇雲亂殺方伯屠生靈先臣不遺一矢

出邊陸行三月單騎撫平之歸來徧身瘡潰以報命臣有祖如此安得不善法之

青岩路氏曰自尙寶公逮何生光顯計四世而皆

以奇氣見亦異矣哉又光顯繫獄累赦不赦其次

子齊賢方七歲力争于大司寇周公希聖請還父

公曰爾父巡按行矣齊賢叩曰天下有外衙門歸

內法同者有內法司歸外衙門者哉公曰爾忠臣

孝子出一家耶齊賢曰大人爲國家忠臣亦與某

爲父親孝子大司寇義之始判赦狀曰與十三司

賢者公議之閱一年兵侍郎岳元聲甫署刑堂卽

爲之赦按此稚子亦何之異人未知其後若何錄

之以存尙寶公又一代之風也

何應鼎

何貢士應鼎字口口京庠生何生光顯之父也夙

稱京庠名儒每計輒冠多士餽廿餘年當以天啟

甲子正貢會名教之厄逆璫肆害搖動國家殺戮

忠良光顯爲書以上厯數其罪逆黨侍御游鳳翔

者以書獻媚羅致于獄疏其妖言謀反指以不孝

司

何

而以其父證公挺身出辨言光顯素行至孝以此
並羅于獄數年當事義之詰問不及緣羅疏內諒
行禡杖以復公談笑自若逆誅游侍御者譴事雪
同疏張其蘊丁元雋俱告收復學持檄以告公公
亦惟含笑而已不應也公娶金氏都御史金公澤
女孫舉人金昺女有賢行姑周痰恙垂三十年事
之如一日逮卒公廬于墓而家遇火金救靈位于
堂亟取遺像爲火傷半臂人皆傳而義之泰昌元
年卒公不復娶以義夫終其身子光顯崇禎四年

進中興全盛兼三書未下又連疏其第三疏畧言
臣血已枯臣言已盡臣忌已甚臣罪已深伏乞聖
恩勅賜正法或賜驅逐歸里君親二大忠孝兩全
事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止此君親兩字忠孝一
心臣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臣生于忠家長于
孝腹三祖相繼節烈三朝臣父應鼎生平至孝祖
司寇世守憤木邦作亂出滇雲陸行三月單騎撫
平瘴孔遍身血淋身斃臣祖母周少寡臣父曲盡
孝思一生誦讀僅待晚年一貢乃以身殉孔孟溺

制柄
敢

棄自冠成臣志節甘同下獄有父如此臣卽禽悖
其敢忘之惟臣父子生平自奮同志開口必曰節
義以是每爲人笑每不自揣妄言客魏之時家抄
雪淨罪至極矣亦可已矣得憐才不死幸駒隙猶
生都人謬言唐介歸來范滂如故聖明在上一昭
雪卽可呈身臣獨歎曰權奸擊柄天下倒懸屬在
士夫誰故張口聖天子手殲大憝自振乾綱爲臣
子者有捫衷獨愧而已已而慨念昔者朱熹已著
時事萬言明日上矣門人危之筮之得遯遂焚疏

仄

草號曰遯翁而次日奸黨沈繼倫卽以疏斥至死
欲斲其棺夫與遯而得禍何如且質直抒誠今日
聖主中興明良千古臣三月以來獻書六卷著成
十五萬言所言不特門內之人不敢入真門外之
人不敢窺臣自歎無官守無言責且取人人反目
禍患不測誰令爲之而甘心爲此豈燈蛾之必嘉
乎火實鵲啼之難已于血臣言念君親身口俱啞
臣一生累父極矣前以言而並獄今又以言而驚
之死何足贖惟臣忠孝寔難兩全而今實有一可

全之道臣言已盡臣血已枯倘少有可採垂賜探
行如以可罪戴罪惟命倘無可採無可罪伏望聖
恩遂歸草茅俾侍鰥父則狗馬之人亦知忠孝其
培天下人心豈淺鮮哉先臣解縉上太祖數十事
太祖愛之一日進其父曰爾子才恐久于此人必
加害可令速歸養十年伏仰至聖聖祖千古同心
則臣父子千古有餘祝矣既而光顯放歸時貢士
公年已望七

青岩路氏曰尙寶公遵有父鐸能知其子秀才光
顯有父應鼎能信其子皆賢父也而應鼎更難矣
事非一日出入生死之交者久之卒信其子之爲
是而終成之非同此如雲之義氣者能乎哉難已
難已又按素菴公瑄四子伯叔季後俱未詳仲鐸
子遵是爲尙寶公公之子世守子應鼎應鼎
子三光顯光麻光錫光顯之子四知齊賢一名餘
未詳何氏獨此支烈烈世著尙寶之遺風哉

何光顯

何秀才光顯字丕承與父應鼎並列應天府庠生

光顯生而以名節自負不肯讓人未當其位而直言極諫欲爲其前人之所爲平日國事邊情人才政體史治之隱病以及風俗民心一時變動之細微蓋莫不着意觀之每見其端卽憂其委所見既多又優于筆札意有所憤則無問事之輕重不與當世大叫喊明之不止其性如此氣不能自歇以故大忌于世上下俱欲殺之一生危險切膚而甫脫殺機其爲當日哭已痛書已上矣是以前未殺于客魏者後卒殺于馬阮士生非時空以言死而

無名惜哉然迹其遺風逸事明知必死而且縱我之氣抑亦大有足以觀歎者逆璫之時移宮地震日變帝陵莫不有言大犯權忌是時南京大小臣工如夢如醉方建逆祠生自竭資擇地上逆祠數武卽起海忠介一祠以逆祠代木之日爲海祠動土之日豎柱之時爲海祠上梁之時一榔一斧務令聲息相聞曰姑羞阿逆之人爲我國家存一綫也于是奸黨愈側目矣先是天啟二年御史何薦可誤責生員文時光諸生議者蜂起朝旨欲罪合

補

帝里明作人文卷之十
學千人生原不與事內爰書自詳逆黨侍御游鳳
翔者欲以書獻媚洗浦鈔咨故入生名並羅其父
子于獄生誓以身殉孔孟祖胸受箭獨代合學千
人當事者苦欲羅名笑曰一夔足矣何以多爲是
時鄉先生余公大成遺之手書許以求仁得仁程
公國祥亦謂此舉百世士風尙猶賴之生父子羅
獄之後頻奉中旨讞經數十餘疏而認定孔孟二
字祖父三代忠臣六字未嘗一改顏色忌者多欲
死之移獄北部擬戍未決會逆誅烈皇改元三經

舍

大赦繫獄六年乃獲釋歸歸未幾憂時事日非愴
然念南北兩京天下大計崇禎三年四年又連上
書上雖不用而所言一一舍容四年生上書曰辛
未大厯未下又自敘本末獻封筆十事疏疏畧從
古上書未有一時三獻者更未有一時三獻而二
十萬言國事民瘼無不妄言者亦未有一二十萬言
而荷蒙聖生宏恩全賜優容明諭不棄者臣至此
無容言矣國家此外亦無可言矣且臣十年以來
爲國爲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無不罪茲乃蒙

注

此聖恩天高地厚敬宜封筆含哺爲太平之民古
未有封筆者請封自臣始對聖封筆亦自臣始容
臣封筆千古唐虞亦自我聖皇始他日朝廷非有
至大關至大係他人所萬萬不言臣不敢輕開筆
以告生放歸亦遂不更建言崇禎十年邊事大壞
乃復有慟哭敷陳諸疏南京宏光建元生慟哭之
氣猶不能自歇中馬阮之毒參何生于諸大忠賢
之間一例並誅而明亡

甲申秋何生上書請斬馬士英劉孔昭時大耳之

氣尙未炎而生蓋早已難耐

青岩路氏曰何生光顯當日議者予奪不一顧律
以儒生不在其位不潛鱗不戢羽自罹于羅之義
余不敢謂其是要當日所爭一團閒氣却是宇宙
正氣男子不得志于世血氣之性不能自平必有
所欲言但喊出口便自大快那及問生死則何生
一派人是也如何生者不至于死曰不得歇亦末
代間氣實生此人以結痛哭之末運若曰此人狂
于名利則其書具在世有上自宰相下迄吏胥無

不在我痛罵之中而我可以微名利者乎明明以自取死而不惜憂國憂民日日一大喊叫嗚呼言雖出位其血誠固大可哀已何氏孟循公言之正死之正也其曾孫光顯言之變死之變也而要皆何之奇也余故輯而表之以幸光顯死宏光之世得以何氏之奇與有明並亡云

顧儼

父敬

顧僉事儼字廷望其先吳人祖至善以富室徙京師遂家金陵公幼負美質早從里師遊即能詩賦

工書法累試不偶乃教授鄉里從學者甚衆正統中巡按御史齊公某以經明行修薦于朝召司訓嘉興學教士有方公亦旋自登甲科拜陝西道監察御史持廉秉正糾彈無所避人嚴憚之遂奉勅清理弗建軍政察邊軍詭名勾擾之弊罪其奸而雪其誣民以安沙汀民叛則誅其首惡而餘黨悉平陞廣東僉事時新會之境陽江賊數萬公提兵五千直搗賊巢斬獲無算幕府上其功公在軍中不解甲者數月冒犯霜露勢疾遂乞歸不欲更仕

勞

公性孝友幼侍季父謙謙疾殆公割股以救而愈
晚年既告歸結茅城東第與故友把酒賦詩世事
一不以掛齒人皆高之

青岩路氏曰顧先生廷望奇人也知學知教而知
諫知兵能致人薦卽能自拔儔伍能與時立功卽
能高自振舉古稱經明行修可進可退之君子亦
如是焉得之矣夫又何歉歟

按公父名敬以貢官淇縣教諭後以子貴贈監察
御史倪文毅公盧公雍志曰公夫人顧氏贈監察
御史淇縣教諭敬之女廣東按察僉事儼之妹也
于此學諭君以顧公儼爲之子以盧公雍爲之壻
以倪公岳爲之外孫壻此三公者名位之重無論
其人皆百世莫易之人而皆綴而爲之眷屬夫何
修而得此俟考

青岩路氏曰顧公儼盧公雍爲內兄弟兩人爲人
志趣與其進退之節亦不遠大約其人皆肯直前
做事不背退後之人而實讀書學者非徒僥名利
之士也二公俱以孝友傳而顧公割股以生叔父

則尤爲向前所罕聞且事在幼年更異○按金陵書品顧謙以楷書薦舉官主事此宣正間人以時計之當卽淇縣教諭敬之弟而僉事儼之季父也審然則儼之早工書法爲有自來矣俟考

盧雍

父清

弟熙

和

子裕

盧布政雍字廷佐號曰保竹倪文毅公保竹公小傳曰公先世吳人以閩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金陵家焉公爲人修髯廣頤兩頰如丹容儀秀偉頎然玉立韻度凝遠器識不凡少有大志慷慨負

氣節性狷介不苟與時合博極羣書靡不精貫甫成童郡大夫以俊秀選補郡庠弟子員中景泰癸酉京闈鄉試登天順丁丑黎淳榜進士第視政戶部嘗奉使大同弗建所至纖毫無染庚辰拜兵部武庫主事武庫職百司隸役人得並緣爲利弊公聞而鄙之旣上卽遜避不預其事恆主清理天下戎伍以故偉有冰蘖聲辛巳虜入寇陝勢甚猖獗上命都憲王公宏暨懷甯侯率六師往討之于是遴選廷臣之有幹局者往調腹裏士馬以益西兵

統

第

第
股
曉

凱

郎

由既

公首奉敕以往北至河南簡閱馬步精說者得萬人及措置軍裝以給將行謂統帥不可不重而難其人藩臬咸以都指揮林盛材勇可任第驚猛難制公檄召之果固辭且出不遜語公正色責之曰朝廷所以高官厚第蓄汝輩者正爲今日也汝臨事畏難如此皇上官祿汝者何哉勿多言予第知効正汝罪耳盛聞之殷栗奉命時衛輝守禦千戶楊英亦以黠鷲爲公所制方在遣中公慮其合謀縱軍士爲暴復申明軍約給榜至諭所至秋毫無

犯民不知有兵至陝西總戎輩見其士馬精壯禦之嚴而有恩咸嘖嘖歎賞飢還王公入爲大司馬知公可任遇有邊報戎務必與之商確而後行如團五軍三千神機爲十二營以至退冗兵禁私役皆委公綜理公亦持正不阿權貴斂避請託不行事克以濟秩滿得賜勅封父母丁亥超拜武選郎中中公杜倖門革宿弊武銓以清能聲大著時尙書白公平平荆襄回泣部事並委仕公而當道有欲以大壩功邀厚賞者公執不從竟如常議田是啣

之已丑春有詔凡方面缺許在廷大臣會遷遂薦
 公可任叅議蓋擠之耳諸大臣皆謂公未宜遽補
 外爭之不可得乃以閩藩左叅議處焉公受命卽
 往時閩地大飢所在飢民攘竊巨室粟以苟朝夕
 建甯尤甚久之有已巳遺孽倡之嘯聚爲盜巡撫
 滕都憲昭委公分守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
 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盜據之爲巢穴有司
 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謂必勦之以兵公曰此迫
 飢寒詎宜爾耶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

士過

汝爲我遍歷山谿間密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
 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跋涉山川遇一村媪誘而
 問之媪不能隱指示諸賊所居二人遇其廬賊見
 術士也不疑託以其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弗以
 諭之諸賊色變具得其情狀以歸公知其爲變非
 本意也乃輿入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
 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攘粟衆乃散去復陰遣
 人捕得賊首二十餘人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安巡
 按御史左公鈺手書獎之有曰設施指置特達有

措

所

爲保地方以無虞活千萬之生命時以爲然壬辰
父愛竹公卒金陵里第公天性至孝訃聞棄官東
歸撫柩悲號絕而復甦毀瘠骨立襄事畢結廬墓
側朝夕哀慟不輟忽五色芝二十餘本產于墓之
左右遠近傳聞以爲孝感所致有可以聞詔旌其
門乙未服闋卽家起爲浙藩叅議遂迎母夫人就
養公暇輒躬奉甘旨以適其志每事必極其歡復
有五色芝一本產于公署叢竹之傍亦孝竹感也
在官輒不惜賢勞嘗分巡浙東三衢聞開化江山

二邑民爲處盜所掠親歷二邑廣詢父老備知山
川險易修舉隘口砦堡立保甲相救之法復諭遠
近募人捕盜開示賞格果于處之龍泉悉獲諸盜
自是盜不敢踰境矣至常山邑有要地曰迎恩埠
頭乃吳越閩楚之所必由而地臨溪水壁立懸絕
居民咸取汲于斯有司舊疊石爲道歲久而圯至
冬道皆凝冰往來者稍失足則罹躓顛之患公一
見曰是亦王政之所當爲者遂鳩工市材發石爲
梁人甚便焉屬邑歲均徭必經藩司編理既定則

關

榜示于衆俾知所應何役所費幾何所司不久輒
匿榜而更張之鄉民弗及詳因得罔而取諸民民
含忿不敢發公知其然乃創置關防由帖命里老
率徭戶躬審之已乃書之由帖唱名而給俾有所
據其弊乃革公之爲政率若此丁酉冬陞右叅政
督理糧儲公旣受敕卽諄切戒諭期盡祛糧政之
弊所司凜然畏服乃明年春正母夫人棄榮養而
公去官矣歸而合葬母于父愛竹公復廬墓側家
罹回祿舊業蕩然亦無所顧癸卯服闕改投湖廣

時桑植土官爭職相殺戮劫印以逃積二十餘年
不能詰公卽與臬副躬詣其地備歷險阻擒其渠
魁將寘于法司獄者不謹使得逸去然自是畏懼
不復敢肆惡矣尋陞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公立
法嚴門庭肅清吏胥無以售其姦民以事至頃刻
不留雖僚友所請亦謝不從時或怨而毀之亦不
計其介如此有中貴奉命使武當需索無已民不
堪公力拒之多所裁省當路者滋不悅矣公嘗歎
曰吾久勞于外年且至吾其休哉遂致仕歸則宏

行

治改元戊申三月也公居官一以仁民愛物爲心所至下必被其惠尤重刑獄慮有抑枉乃于公暇編輯祥刑集覽一書梓復以爲司刑者式故公去位而民思之不置焉旣歸卽杜門寡出交游中有同時相契者或一過從談笑爲榮非知己不屑與接勝日時肩輿往先壠盤桓櫟山之間躬課農事盡日忘返郡舉鄉飲京兆重公名德請爲上賓亦却不在初公有弟四人熙泰和皞相處極友愛後泰皞相繼卒公極力營葬與人言及輒流涕晚年

惟熙和尚存且皆讀書喜吟咏朝夕歡聚恩義兼篤嘗語之曰吾蒙恩旌門曰孝所當率勵勉行仁義以無忝休命二弟亦佩服惟謹公初夫人顧氏贈監察御史淇縣教諭敬之女廣東按察僉事儼之妹也以淑德相生子一早夭久未得嗣以熙之子裕爲之後繼湯氏又繼翁氏復育熙之少子以爲子惟先夫人顧一女允貞幼淑惠通書史至賢孝公與夫人鍾愛之以世契歸于岳而亦先于公早卒惜哉文毅公盧孺人誌曰叅政公其父封兵

部主事諱清其祖也公父諱清愛竹公當其別號青岩路氏曰保竹盧公蓋天生吏才有胆有志寔能有爲之人故逢事則前不能退後然抱性孤介肯以才任天下事而不肯以其才媚人是則其本領之峻卓然君子不得以負才鮮品之倫漫云之者又按吾鄉以武庫起家者保竹盧公橫涇顧公獅南鄭公三君三君者出乎污泥而不染後遂以聲名皆能行于當世前茅之勁足以樹也然則士君子發軔之初其可不早自振拔乎哉

青岩路氏曰保竹公至孝是宜有後乃僅一女亦不能終享何也天倫之中遇極快心之事則必無全美理固然也公以允貞極天下賢才之女爲之女而又得倪公極天下賢才之婿爲之婿當女十八合卺之初正婿十九初入翰林之日快何如也子女之歡旣稱異日倪文僖公謂公曰吾兒婦殆女中狀元也又數數謂人如謂公者公快可如也且公與倪文倪公之交不自今子女也公及倪文僖公同以垂髫之年游京校相好也居嘗戲相謂

僖

子

曰他日授室生子必講姻好旣而得子女果締好
又于女果得才賢之極以深相慰籍此其于朋友
之快更何如也凡人倫快心之已極則必無全理
其若之何雖然盧夫人雖不終而倪文毅公之尊
敬盧公固始終不減公得之所發明公懷于公晚
節者公豈翹得一子哉公終享此一婿而有弟之
子可以子達者亦可以釋然矣余嘗念先賢兩盧
一保竹盧公一玉田盧公兩人並以清風流芳百
世而其後益微殊爲可感乃保竹公以婿倪舜咨
同傳玉田公以婿常國寶同傳抑又相近豈不大
奇於戲人倫闕陷中蓋往往值美全闕陷之人又
如是也

金潤

金太守潤字伯玉江甯人也年十二一卽能賦詩正
統間以鄉貢起家授兵部司務公才敏有識或言
赤斤蒙古所產可資軍用欲取之公曰豈可使秋
人知此論遂寢十四年己巳兀刺入寇上且親征
公白于尙書鄜公瑩曰細事未可重煩車駕又請

金秋

于王公翺胡公澗力上疏不報土木之變京師戒嚴公言于大司馬于公謙請堅壁清野以待于公深然之是後軍國大計多所與聞者時多推重之積陞南安知府以子貴遂乞致仕公于書無不讀兼精通音律善畫山水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著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微諸書子紳舉景泰甲戌進士孫麟壽舉宏治丙辰進士

畫

又府誌披佚云公上元人字伯玉號靜虛知南安府日政暇輒彈琴寫畫賦詩以子貴卽乞休家居

歌

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壽九十風神若仙又金陵名賢帖載公詩一篇詩曰海天氣重春雨多洗出崖岫堆青螺板橋無人流水急幾家茅屋依山阿磬頭磊石歌野樹若翁見之皆畫意常時坐看白雲生愛此谿山最佳處夜深夢訪方方壺授我五色珊瑚株謂是古媧補天法餘墨染作烟霞圖挾下銀河數千尺洗我胸懷勞眼力不如持向太華峯且對斜陽懸石壁蒼松頂高雙鶴棲摹得霜翎千歲姿麻姑不來玉芝老便當借此一隻騎

匏句過

青岩路氏曰玩詩蓋題畫之詩也繹篇首海天氣重之云豈公守南安日適對境而有作乎詩情如此氣韻若斯抑亦可謂仙吏矣吁公高情遠韻無間仕隱如是以九十豈待騎隻鶴而訪玉芝斯仙也哉又按此詩畫卷後在堅遠陳公所卷有匏菴吳公題勾芝譜茶經手自刪戲將餘墨寫溪山十年走徧金陵路却笑相逢在此間跋云庚子九月五日偶遇堅遠兄書齋閱南安太守金公畫卷題此紀之

金紳

麟壽

金侍郎紳字縉卿靜虛公之子也以景泰五年甲戌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天順間彈大臣不職稱旨成化間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官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及廷議力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諫可屬大事又陳時政悉見採納累官北大理卿陞南刑部右侍郎公性狷介嚴毅門無雜賓鄉里富室無一識者成化十四年戊戌江西大旱詔公往視之俾得便宜行事公至則停力役罷

日下

征稅裁冗費捕盜安民境賴以安凡歷三年始還
年四十九卒于官著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子麒
壽有文學孝行舉宏治丙辰進士未仕而卒誌麒
壽字仁甫

青岩路氏曰美不在多言一言以蔽之曰門無雜
賓而大臣之格君子之品俱見之矣此先正風流
所以尊而其家之重所以傳也噫近世稍稍貴仕
卽雜客洋洋入幕而素交之士莫敢望門吾未知
古江左所謂王謝之庭者果如是乎哉

寇

郡誌曰初靜虛公與王公浚俱以高年居林下相
友善公之子紳以北大理陞南少司寇抵任後首
謁王公先是司寇于王公執子侄禮甚恭至是王
公延之上座司寇不辭而坐王公不悅別後移書
靜虛具道其事靜虛切責司寇云吾止此老友以
爾傲慢遂致疎絕何以爲情乃移書謝之王公不
納公率司寇往謝三返而後得見自是款洽如故
前輩風範如是

青岩路氏曰觀劉南坦金伯王二公傳乃歎舊京

玉

之盛也當日人之有友人家之有子弟子弟至不敢偶忽其父兄之友而後可稱為子弟友不肯畧受人子弟之忽而後可稱為友自子弟漸易父兄之友而稱執友者亦安之天下人遂以無友而人之家遂以無子弟矣嗟乎長者有禮我夫子所以歎魯道之衰也其何日而大復古也○王公浚惜不能考藉此並見

李宜廟子僑

李僉事宜廟字景陽上元人少負雋聲推望一時景

裁

泰七年丙子登應天鄉薦拜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公平廉明以風哉自持進雲南按察司僉事辨雪冤抑毫不以法假人貪墨者皆望風自解去南人既久猶稱尚之公生平敦尚名檢居官一猶寒土敷歷中外積歲年家仍食貧無餘貲鄉里重之嘗曰吾無貲財以遺子孫惟遺之以詩書則思為有餘而已矣公之好學蓋去老猶汲汲乎其不倦也所著有容菴稿子僑字承高又登應天正德八年癸酉鄉薦

至

青岩路氏曰孝廉承高嗣風未審然詩書之遺不遠而起則僉事景暘公之克貽亦炳然見矣噫居官猶寒士還理無餘貲此讀書人常事原不必重論而一時士大夫多如是則世盛可知少著聽聞卽風衰可見故正嘉前後凡記人者一斷以是兩言蓋以所關者誠大也次是則以詩書遺子孫第愚嘗思身弗先之以詩書之氣亦遺子孫以詩書何爲哉恐非景暘李公諸先輩學者所知也次李公傳已並識所偶感

朱貞

祖繼

父皞

子嗣隆

朱叅議貞字惟正別號息軒其先揚之泰興人勝國時高祖某任龕山巡檢慕錢塘山水之勝因往卜居焉及其祖繼入國朝爲大都督府宜使黔甯昭靖王沐公重其學行爲請于上延爲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考皞以家學嗣居師席故黔甯之世克篤忠貞蓋有由也母平氏虎林仲微先生之女有淑行通小學女教諸書尤善教子子四人公其仲也少聰穎異常兒甫十二卽辭父母從國子

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每朔望始一歸省及張
去任復從禮部主事謝廷輔卒業授書經補應天
郡庠弟子員益力于學景泰癸酉領京闈鄉薦天
順丁丑登進士第擢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時朝
廷遣中官取異魚苦民磁地產魚不多民苦逼迫
貳守以下將引避去公不可曰朝廷設官以爲民
也乃秉誠禱于河魚湧至且委曲調獲民免于擾
內閣南陽李公鄧州人聞公政績遂薦爲鄧州知
州天順壬午歲也公至鄧卽疏懇革陝西等處驛

虎

夫與州民更番走遞者之爲州民大害乞各于本
土應役以甦鄧民報可自是鄧民享其便焉李公
聞之緘詩以賀旣而公在鄧甲申以公務過磁磁
民具壺漿以迎者數十里時南陽守適與偕行見
而歎曰世之仕者旣去而不敢復造其地者有矣
君何去思之深也成化丙戌襄陽流民劉千斤僭
號南漳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處苗龍爲羽
翼每戰輒勝勢甚猖狂事聞上命武甯伯朱永總
兩京諸路兵大司馬白圭提督軍務討之是時軍

禮

與孔棘酬應既難而四集客兵鮮繩紀律餉饋者輒被叱辱且每攘奪一空將次鄧州民蹙首以俟公乃夙戒儒學諸生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供餉士卒無敢以非禍加諸生循循按轡受餉以行境內安堵時乃推公善于保障之力是年冬以外艱去鄧明年又丁內艱起復晉南京刑部郎中三載考績陞四川布政使司右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松潘地極險遠每歲會計邊儲民憚轉輸之艱久甘拖欠甚者逃去以爲常間能運至

具

而前之官此者或獻于煩不以時受坐侯既久姦弊滋甚民益苦之邊庾不充率由于此公至勤已卹下凡轉輸至者卽與收受不以多寡爲限民樂趨焉嘗欲奏請東西二路每于中途設一倉俾得兩次倒運以便民封事已其以與巡撫所議處者不合而止恆以爲恨公又以沿邊守哨多以免死罪者充但去家旣遠衣食俱乏強者則逃弱者則死歎曰此豈立法備邊恤刑之意乎哉舊有量給口糧之例乃達之巡撫旗軍月五斗舍餘月三斗

自是至者得安其生無逃亡之患矣公復善于撫
禦松潘地與西番諸種相鄰不時剽掠自是剽掠
者不入境惟黑虎一寨獨桀驁招懷不服公與總
戎者謀密為勦捕討平之闔境以安事聞行賞公
以年高頓請休致公性篤實痛親早逝未盡養每
享祀輒泣下歸林下與里中士大夫為真率會凡
悠游十有五年而卒生平好施予故人多貸視其
貧不能償者即取券焚之以情恕人以禮自持居
嘗雖遇童僕弗狎也所著有息軒稿行于世宏治

誌倪

卜

丁巳公以疾卒金陵里第其館甥湖廣按察司僉
事曹君玉狀其事行子嗣隆以乞志墓于倪文毅
公文毅公誌而銘之曰朱氏之先世以儒顯有賢
嗣興蘭苗于畹德馨發聞優入時選班資屢升恩
命亦腆郡以惠施獄以平讞于藩于宣素蘊畢展
倦游東歸世累斯遣宦業之承惟後之衍鶴山之
墟下宅非遠焯行著銘百祀其闡

青岩路氏曰朱世以儒顯叅議貞仕業猶夫儒者
之道也余嘗考景泰天順成宏正德五朝南京科

相

第特盛今所傳人大抵多此五朝之士其時士之局幹與其進退之節皆似有同歸焉者雖其氣運運連抑其時之學問大約不相遠也嘉隆以後益之以文章更輝輝可觀矣而風裁日雜以似初盛其可及乎

沈誠

父德

子昱

景

毅

沈秀才誠文實其字別號味菜居士京庠生也倪文毅公故味菜居士沈翁誌曰翁世家浙之錢塘國初以閩右徙實京師始有藉于應天之江甯祖

某生二子長德字本道次貴本道生二子長容次誠即翁容隨貴執役北京以卒遺翁父子熒然獨存翁幼聰慧嗜學早有知識父母鍾愛焉甫七歲選補京庠弟子員未幾而本道甫遽卒止遺翁一人奉母徐以居孤孱相倚而翁早克自樹立服闋尚垂髻內理家政外供公役日不暇給遂無意進取日以侍親治家為務攻苦茹淡艱辛備嘗既長授室更能外內合德以竭力營養母徐安其孝翁天性淳樸酷嗜淡泊不為侈靡習勤儉自律拓產

日裕然臨財施予不少吝早事儒業晚乃究心佛
老之典留意課誦若有所得自幼不嗜肉味蔬食
菜羹意泊如也間喜繪事興到落筆自成一家幼
嘗有言祿命者謂其數厄四九翁憂之乃默叩于
天曰某不幸九歲喪父母方三十撫育有成母子
二人更相爲命無他兄弟備養脫如數言母將安
歸願天少假數年畢志終養得朝掩母壙夕死無
憾矣卒之旣奉母終復享遐壽人皆謂翁孝誠所
感也翁居常無所事遇佳時勝日集子孫于前引

觴小酌聊以自娛或歌道情或誦古人嘉言善行
以暢懷抱且以示庭訓焉興有所感輒形賦詠不
求工緻適意而已手錄爲編題曰居家日記其教
子有曰休負男兒七尺身乾坤道合始成人龍豬
分別由勤懶切莫蹉跎失寸陰其自咏味菜每日
三餐把甚嘗家園挑菜作羹湯肥甘適口雖云好
曾似根頭滋味長語意真切率類此嘗喻諸子曰
吾父沒時屬吾母曰汝守此子宜令讀書爲善人
時伶仃孤苦迫窘無奈每思遺言痛恨入骨爾等

于

務進修以成先志乃吾願也翁之配芮氏有淑行先翁卒生子五其三早世今存者昱克事幹蠱以世其業景資聰敏翁教之亦篤遂以明經領成化辛卯鄉薦擢廣東潮州府同知起內艱改武昌所至有冰蘖聲孫三曾孫一翁生永樂丁酉卒宏治丁巳卒在金陵里宅其孤武昌同知景聞訃奔喪卜歸翁王安德鄉大山之原合窆于芮孺人以同庠鄧秋官存德所述翁事行泣請余銘以掩諸幽余憶丙辰春景以述職之京嘗干余言歸爲翁八十壽遽忍銘公墓哉然于翁有里姻之舊不可辭銘曰菜根可咬信民之言味菜以老終謝囂喧失怙何早曷雪煩冤孤孱僅保竟沮高騫家聲再造孰爲之援天錫壽考亦有雛鵠世澤如潦克濬其源山水環抱大山之原我銘墓道百世弗諼又曰計翁享年八十有一先是江甯尹劉傅知翁高年篤行請爲鄉飲僕賓翁辭不獲自是在賓席者二十年後以輸粟賑邊得奉恩詔有冠帶之榮然景歷佐二郡政績著聞馳封可跋而翁不待也惜哉

寬

十壽遽忍銘公墓哉然于翁有里姻之舊不可辭

銘曰菜根可咬信民之言味菜以老終謝囂喧失

怙何早曷雪煩冤孤孱僅保竟沮高騫家聲再造

孰爲之援天錫壽考亦有雛鵠世澤如潦克濬其

源山水環抱大山之原我銘墓道百世弗諼又曰

計翁享年八十有一先是江甯尹劉傅知翁高年

篤行請爲鄉飲僕賓翁辭不獲自是在賓席者二

十年後以輸粟賑邊得奉恩詔有冠帶之榮然景

歷佐二郡政績著聞馳封可跋而翁不待也惜哉

景字時美

青岩路氏曰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非天下聰明之至者不知甘茶猶薺若味菜沈翁蓋其是也彼其七歲卽以學補京庠弟子固知之久矣一旦入苦忍勿甘之獨行養親請從此始人謂翁廢學不知翁實學蓋從此長也嗚呼世有如是幼齡秀才夫有不豐之以子孫與以老而回甘者哉

陸元泰

子嵩

陸太學元泰應天庠生也有子曰嵩官于印局藏

勤

有武功徐先生詩卷詩云年來離思正紛紛可忍重爲送別文張翰風流行復見何蕃行義昔曾聞天街十二多春雪客路三千隔暮雲日下若逢倪侍講煩君爲我致殷勤倪文毅公跋其後曰鄉友陸先生元泰詞翰妙一時以布衣游諸公卿間有重名而仕卒不顯亦命矣夫此卷乃先生自太學南歸時武功先生方在翰林爲侍講因贈此詩緬懷疇昔岳以童子侍二先生側獲聞言議而古人不可作矣且詩語有懷家君尙書大人藹然交分

有

之誼前輩風流蓋如此可重矣藁故藏趙戶部孟
麒所先生之子嵩求得之特以示岳莊誦之餘有
感于中者多矣嵩方仕方祿位能世其業觀此其
亦能知其所重者哉先生爲有子矣故書以畀之
青岩路氏曰休視息于世八十四年于此所見士
大抑亦未少而每念童子時所侍三二人輒切切
繫懷不意文毅公處時之盛早已感在此吁作者
日爲古而古人不可作可勝喟然

顧如綸

子景昌

顧先生如綸名曰言號九峯京庠生倪文毅公贈
江西吉水縣知縣顧君赴官序曰天順己卯秋先
公文僖府君奉命主考順天鄉闈試時業禮經者
多失燕禮莫敢適之義獨所取第一卷文理咸備
及條答時務尤詳瞻先公喜曰此必學識老成之
士旣而登名薦書則九峯顧先生如綸也先生早
游應天郡庠文名之盛超出儕類屢屈有司始膺
貢卒業太學而先生髮且積積矣衆方惜其濡滯
名途氣或少餒也而詞峯英英奪雋于三千人中

種

振拔援以出可謂奇矣比余雖幼心竊識之後先生由分教括蒼進韓王府教授引年東歸復以其學教成其後景昌亦領成化戊子南畿鄉薦人亦歆慕先生家學之盛如此今年朝廷軫念元元特重守令之職乃詔遴選學行優贍者以充其任景昌得在選中試居優等拜江西吉水縣尹過余告別且需教言余惟九峯先生之所抱負使得志以行將何所不至乃鬱鬱不能伸僅取一魁解少振其文學之名而抒其衷然高舉之志卒老于師席無

以見諳設施豈造物者果忌其名而故爲是以困抑之歟今景昌由特選以起固異乎常調而時人以爲華且得江右大邑而理之不獨道路之相邇舟楫之相及可以安先生于祿養而先生平日之所欲大展底蘊以致乎世者將不于子乎一驗之也哉夫吉水在江右號爲文獻之都比屋事詩書起科第列朝著者相望也則其民之所濡染于耳目聞見之餘者固皆惟德之視而匪刑之視也然則爲之長者必得文學之士以師帥之而景昌負

其家世之學以往因其俗以施諸政顧不宜歟余聞之禮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此古帝王之世臨民者之所行而景昌之所得于家庭之學者也顧今之爲政者忽之宜民之不底于安也景昌試推而行之以慰吉人之心以承先生之志以無參乎選任異常之命不亦遘歟景昌字文昭後仕至贛州知府

青岩路氏曰老儒不逢士之常也九峯先生晚節名魁雖一羶靡展一邑不能而猶身及其子成名以花封祿養則亦不可謂之竟不逢矣儒者家學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究之能驗所學乎當世者幾家哉嘗歎當世科名之報學者不全而頗有學者之報當世科名或百一而已是以不遇者可慨而遇者亦可思也閱青谿公文爲之肅然卽以當九峯先生父子傳

吳偉 子山

真入慘障

畫狀元吳偉字次翁號小仙其先楚人卜居秦淮之東涯遂為金陵人其居金陵特以畫著山水人物入神品而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以去成化中成國公延之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云憲宗皇帝聞之詔至闕下投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小仙有時大醉被詔蓬頭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小仙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操澹生屏幃間上歎曰具仙人筆也出人掖廷奴視權貴人求畫又

秦旬

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金陵性好劇飲雜以聲妓或經旬不飯宏治改元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踰數年稱疾歸奏准舊業正德初又詔之未就道卒子山從遺命葬于金陵家焉

人

青岩路氏曰徐髯仙吳小仙遭逢不可謂正然亦不失為雅韻之事且一久冷心傲骨進退固能自主君子予之以為青蓮之風亦不過猶斯耳夫青蓮之以清平調遇與髯仙之以曲小仙之以畫遇

詎異但不因此遇頓浸滌于權貴故重以此論之則毋謂今人之不如古人也

舊傳吳偉者不一郭公正域傅惜莫訪繁昌徐賓與傳曰吳小仙偉字魯夫湖廣武昌人也祖某知州用廉幹遷轉兩州初治南陽之豫州後治大名之開州居官三十年聲嘖嘖聞父剛翁鄉舉高等有文學行義妙書畫兩京舊家往往藏其墨蹟爲珍重翁性豪華用燒丹破家生小仙數歲翁死又數歲小仙年十七來游南京以童子負氣性至則

朱

整衣冠晨出館人不知其所之因尾其後見乃謁今太傅成國朱公公一見奇之曰此非仙人歟因其年少遂呼爲小仙小仙亦以自號如公稱而人因亦稱爲小仙云收爲門下客待如親近子弟與通家小仙亦善畫有父風人云用墨過前人遠甚而風韻神妙變化直追古作者用未公故往見今太傅吏部王公公時爲兵部及太保平江侯陳公太保新甯伯談公皆請爲揖客小仙貌嚴而禮謹言語侃侃不阿久之諸公益善待之由是士大夫

莫不願與小仙納交請見者日夕不離門而小仙固獨樂與山人野夫厚性蓋然也嘗一遊京師行將至聞之于城中今太師英國張公太博保國朱公駙馬都尉周公先戒館穀爲小仙待憲宗皇帝聞之召見特授小仙冠帶將與一官欲常置左右小仙固請辭乃得脫歸復來南京自是戒云吾今識仕宦矣乃始爲落魄游予往年自山中來曾一接小仙未熟因以爲江湖一豪客耳以是王公大人敬愛之意無他及今年又來與接頗有暇與語

語亦未能盡別去其于知小仙多往日又以爲古詩文人故能文與詩者爭與游取下服之今復至此小仙數過余館又數與相拉出郊寺或與野坐方得劇談盡出所懷始得探其胸中其胸中浩浩乎其無涯汨汨乎其無窮渾渾乎其源而有歸其于古今事無不知其論人高下無有不當其行高其事稱其言宏而信其爲人夷曠而高明其古之隱君子歟其能隨世俯仰而不屑于世者歟其抱道自重有所待而爲者歟今之人莫測其爲也小

仙以狂名然而言謹甚無妄泄語故人多不知其
心之所存如何獨以書畫稱重于時畫亦不肯苟
作故亦不多見或時出一幅輒卽與窮困人而卽
爲人傳去爲富室家買取云得之小仙小仙實未
嘗爲其人作其自高每如此小仙畫多自題識人
以是別其真僞逸史贊云小仙之才行自多隱不
外見人不知莫可執論今祇以可見者詩與畫論
之王摩詰畫輞川圖人謂其畫中有詩杜少陵人
蜀諸作人謂其畫中有詩以是古今特奇怪之爭

傳道至今今小仙兩得之矣

周吉甫先生曰此傳乃繁昌徐賓與之撰未版行
余錄藏之三十年近見祭酒郭公正域與小仙同
江夏人亦傳小仙而以爲農家子因出此傳證之
青岩路氏曰本傳化工之筆爲有一吳小仙存乎
其間呼之或出矣顧徐君所謂始得探其胸中者
亦與其方得劇談盡出胸中所懷之時久逐行雲
而俱往後人復焉從探之則亦終以詩小仙之云
爾噫古之奇人徒滅没于詩畫之仙者豈一吳小

仙已哉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一目錄
宗系可考

趙先生經一宗

趙端

趙經

趙守

龔海附

吳英附

貝監副琳一宗

貝可

貝永阜

貝琳

貝珙

貝仁

貝幽

貝尙質

貝元禎

貝守仕

貝春附

謝才子承舉一宗

謝芳

謝承舉

謝賓舉

謝廷舉

謝僉舉

謝少南 謝懋坤 謝懋垣 謝杞

羅叅議麟一宗

羅麟 羅載 羅輿 羅輅 羅桀

鄭太守禮一宗

鄭禮 鄭濂 鄭河 鄭觀光 鄭覲光

鄭埏 鄭堪 鄭汝鏡

沈副使鍾一宗

沈原本 沈鑑 沈鎧 沈鍾 沈寶

嚴秀才純一宗

嚴南齋 嚴大用 嚴大純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一

鰲曉亭

書君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趙經

父端

子守

趙先生經者衛千戶趙端之子而尙書劉清惠公
麟之師也先是鷹揚衛千戶劉公蒼字伯春九歲
嗣官端重英敏卽越行輩十五入武學通小學四
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爲趙子昂書每赴演

經

武必四鼓起讀將鑑一篇乃上馬去自少至壯至老終日演武終日讀書以爲常自以位卑不克行其志乃擇師教子于時趙輕先生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遵禮尙志跬步不苟公以爲賢遣子麟師之每折俸布帛必以帛進先生而以布自衣先生輒念麟貧不受劉公曰不贄何以遣吾子麟後卒成進士爲名臣由父蒼善擇師麟早從趙先生遊能得師也初趙先生之父曰趙端劉公尊行也敦廉節不妄交獨敬重劉公一日邀之過其家

命家人具饌以食而饌不時具劉公退端怒欲出子婦麟時從學趙先生家奔以告劉公公來曰朋友與家室孰重以小故黜之如爾孫何端始解復具饌歡飲而罷其相敬禮如此先是劉公與同官伐冰凌陰一士凍餒仆于冰上載冰者蹂躪之幾死矣公力關衆人挽出仆者適趙公瑞旁見之重公之行遂納交焉端時年且七十敦廉尙義不妄與人獨呼劉公爲兄弟又指揮冀海行年亦七十日貧自守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搗藥以售其價不

端

甘

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經先生解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以卿相還者龔公將改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其介若是不可犯也而獨於伯春劉公始終敬重不衰又吳指揮英者孤介自守而喜劉公與同志學且優之有疑輒叩門以請及麟舉進士謁英英呼曰姪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成化壬子麟初鄉薦魏國公設讌讌之歸而伯春公不容之相見麟與家人莫測其

故求趙先生問之公不答趙先生曰子得第佳事乃不與相見又不言其過夫何從知而改之劉公乃言曰我本府站廳千戶纔中一舉遂爾放肆飲麟至二鼓是以怪之先生矐之引見而請罪焉劉公爲父之賢若此初劉公雅志儒學而以職事不遂嘗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而已矣小子志之已而麟從趙經先生遊逮顯位極人臣終身清謹讀書一如布衣其出入師門不更初節解尚書在里嘗衣白布袍徒步過其友趙大尹家

某參政突至輿從赫奕不知其爲公也頗易之公
逡巡一揖而出主人送客入參政問誰大尹曰南
坦公也參政大慚沮大尹名守正德五年庚午鄉
舉仕止縣尹大尹父卽千戶趙經先生也趙經先
生善毛詩出其門者多名士云

青岩路氏曰趙先生經奇賓也劉公蒼奇主也非
劉公不形趙先生師道之尊非趙先生不形劉公
敬賢之至二人蓋兩相遇而並見矣中間龔吳兩
指揮又益助二人之彩者也一時世弁之賢交集
而並垂千載奇哉

青岩路氏曰嘗按成宏以後科第名賢多與衛族
反覆思之得兩義焉一者衛甲之先皆佐二祖定
天下武功未必報之俱盡則補報以文途天之道
也一者太平旣久軍衛之宗皆厭武而思文則好
修之君子反鍾是族以毓子孫人之道也至子孫
其興亦不盡以科第余以爲劉公蒼之有子尙書
趙麟公端有之有子先生經正相埒云

貝可

可常居士貝可字守中號曰恕菴以洪武癸丑生
浙之定海壯而道明儒吏樂賢而下士自幼以戎
伍從至京師而專惜貧濟乏好善不位每與公卿
大夫交談雖日夕不厭人皆稱之爲先生晚自署
曰可常居士暇日訓子孫讀書嘗謂人曰我爲人
誠信每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子孫必有興者
後孫緜起家成業金陵始除戎籍居士一子曰永
阜緜之父也阜字民育以子貴天順改元勅追贈
徵仕郎敕曰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故羣臣

之任職者必有推恩之命所以體其心而勸孝也
爾貝永阜乃鈞天監五官靈臺郎琳之父克成其
子用舉其官宜錫寵柴以示褒顯茲特封爲徵仕
郎鈞天監五官靈臺郎又並封母鮑氏爲孺人右
春坊右諭德錢塘童緣貝母鮑氏誌曰鈞天監五
官靈臺郎貝琳聞母太孺人鮑氏喪卽解官奔金
陵卜吉安厝狀孺人行拜而徵銘按狀孺人鮑氏
餘姚詩禮族也能讀書知大義配于四明貝公永
阜亦詩禮胄也以詩禮之女歸詩禮之家樂成伉

儷奉舅姑供祀事必于恭敬其教諸子尤有義方
靈臺郎甫八歲卽令就學年十二遣從行人司副
劉公習舉子業又旁精星厯之書正統間知者薦
爲天文生景泰壬申靈臺郎以精觀候善倚伏上
命同中使班祐出勦兩廣賊道經金陵謁孺人戒
曰必慎爾職毋貪功以喪德毋求生以害仁賊平
奏凱授漏刻博士天順改元陞今官得推恩授敕
封父同子職母爲太孺人封典錫下光賁里巷孺
人具儀拜受召二子諭曰吾享朝廷之典封汝樂

今日之清閒皆汝兄効力皇家之所致也汝宜同
心成家毋愛偏蔽毋私妻子以傷風化孺人之爲
教若此天順癸未靈臺郎迎養至京越二載孺人
惕然曰汝以吾與汝父缺養迎來殊不知汝祖墳
墓遠在南京今新穀二登歲時祀事誰之與承且
事死如事生人子要道汝但盡心王事移孝于忠
吾願足矣是秋歸金陵成化丙戌夏以疾終子男
三人長琳靈臺郎也次琪次珣皆讀書有道
青岩路氏曰貝宗前此越東四百年矣可常居士

有道之士其罪謫金陵必有阨于國法非其罪者是以子孫旋興罪籍旋脫後之論世者第觀其家人之賢卽可以知天道焉

貝琳

貝司厯琳字宗器其先浙之定海人國初有以戎事占籍京師者數傳至琳業儒善讀書而慕天官學學于何司厯盡受其秘以薦入鈔天監占候多有功能直言當世推之其居家孝友有嘉瓜並蒂之祥云

卽

貝氏家乘曰琳一監副名琳字宗器號曰竹溪拙叟生宣德己酉秉性剛直不受曲挫初因祖父從戎金陵寓官賢街以生年十五愛求仕進遂往京師投行人司副劉武授舉子業每讀書暇而歎曰慮吾家戎伍若非得天象之學以安我宗族之人不能也遂投太僕寺卿廖義仲鈔天監五官靈臺卽臧珩司厯何洪二公知其賢罄其所學而傳焉得充天文生正統己巳遣警邊臣奏求知天象者甚急上命監正皇甫仲和推選其人以往琳時年

十九選第一命隨昌平侯楊珙往至獨石珙不祿而還時西夏警復請景泰庚午又往隨總兵官石亨自大同凡九夜而抵賀蘭山壬申兩廣賊勢猖獗上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太監班祐總軍勦之二公奏同征進瀧水等處占候多有功至甲戌冬授瀟刻博士天順改元因天象示警上親御文華殿面問琳悉陳其變之由得賜綵緞白金又陞授五官靈臺郎推恩贈父母如其官至成化庚寅陞本監監副先是戊子災異琳上言修德則可

源

勦

辦

以格天變災爲祥若殷高宗周宣王災而知懼皆致中興之理因條上彌變六事皆深切一時之弊當世推之壬辰春忽奉命改任南都初琳未冠入京弟珙時甫八歲守祖父業于金陵南北睽違者三十年矣至是始與弟構新第于南門內武定橋西同居焉內外翕然盡友愛之誼越明年偶值絲瓜一本正室之東翠蔓延覆滿庭中一蒂相連而異辦者色瑩而形鉅觀者無不歎貝氏兄弟之佳徵也士大夫多賀之以詩文倪文僖公謙時爲禮

部侍郎致文曰昔張九齡庭木連理崔希喬室生
芝草田真枯荆再榮一皆孝友德所感致今監副
兄弟析而復合疎而復親篤恩義之好敘天倫之
樂至和之氣薰蒸透徹容無嘉異哉其視古人同
一揆也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言行仁自孝弟
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以是知監副居官行政
何適而非仁也奈之何世有于弟弗念天顯弗恭
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者聞監副之
風其不甲顏幾希矣余故樂序之以賀以爲闕墻

申

者箴焉監副琳娶于金臺劉氏生一子日翽女一
適張尙書瑄次子

家

青岩路氏曰監副琳初習舉子業且有得歎曰慮
吾象戎伍若非得天象之學以安我宗族之人不
能也方年之少發此一念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而
當日之功名以答父母異日之家祚以啟子孫均
在是焉而公亦不自知矣其理莫至于我先子之
言謹詳于後

遂菴路先生貝氏續修家譜序曰昔在成宏間天

下太平已久世運方隆而未至于替其時士君子之爲人多可感者故其源遠其流長屆今二百餘年溯其世系考其宗支其祖宗之盛德其子孫之繁衍往往如種之必穫如行之有歸蓋非獨國之慶亦家之慶也貝氏子名國珍英年俊士從吾兒遊因知其父若祖之名之業俱有用世才而稟質醇茂予每疑其動止語默有讀書家風味未得其詳也及反覆閱其族譜乃撫卷而增感嗟呼人知今日之貝氏豈知昔日之貝氏哉貝譜序之首始

南唐及宋明大著其遠者不必論稍近若宗器公諱琳者則大可感矣公之志堅而有成公之情苦而克遂公之謀猷可泣鬼神而適合乎君子之正其易戎伍而天文以世其家也乃司馬子長洛下閔之流也且古人世習之而後得其精者公躬造焉而遽得其精此心思之敏妙願力之深厚又當歎後來者居上也聞譽藉以廣床庇因以宏聆其風者苟具天良則必撫膺太息而興起不亦大可感乎其後若靜齋公若敬山公若明吾公若振宇

旃

公或以孝友稱或以積學好善稱世有賢哲皆公之所貽也他人以爲可感爲其後裔更以爲可感宜矣此貝氏族譜之所由續也續譜成請言于予予何言哉言其先世之可感者使之知感而已感則思善思善則合天心合天心則兆弗慶勉旃勉旃貝氏固未可量也

成化乙未慈谿鄉貢進士張景暘貝譜序云貝之先世居河北五季末有立本者仕南唐官至常州刺史治民有功特賜錦衣魚袋宋開寶間吳越克

繁

常州被流定海守志不渝常服舊賜錦衣時人呼爲南唐錦貝至今爲美稱而嫡孫溥幼遭喪亂依祖長于定海遂家焉仕宋官至浙東轉運使爲今始祖逮今凡十五世矣子姓乃不勝其繁

青岩路氏曰按轉運使溥誌吳越克常州覆貝氏家流刺史定海之望海鎮時溥生始四歲以小得不錄爲賞口軍伍中民有懷刺史舊德者以錢贖出之間道送歸刺史迨長遂爲定海人至明成宏間去溥將五百年溥之後十五世矣余閱譜溥後

誅

乃不營累千百人果何德以及此歟余以為此溥之為而非溥之為也常州刺史立本一念不忘南唐本朝則宜有後也於戲立本一念之忠而啟無竟子孫于定海其後監副琳一念之孝而更別啟無竟子孫于金陵忠孝果至誠必為啟宗之蒂也固若此哉

貝珙

承德郎貝珙字宗璧江村耕釣其別號也南吏部尚書清潯張深耕釣翁貝宗璧募誌銘曰予成化

丁酉識翁白下與翁別者三十二年正德己巳予來南京惘然敘舊而翁年已踰古希又三年謝世矣其子鵬奉狀乞銘乃為之誌貝為定海著姓洪武初翁祖可恆謫隸戎籍始來金陵生二子長曰永阜即翁考翁少儻自負涉獵墳典治舉子業已而落落弗遇去游江湖為居積貿遷之事不數年累貲鉅萬猶歎曰非本志也乃徧交縉紳名流相與傾倒意氣每在座談辨風生聽者忘倦都人李氏子兄弟閱獄久不能決自言願得翁質之官

司從其請翁以情理曉譬曲直遂各慚服罷訟常
輸粟助邊授階承德郎然出入恆自匿不欲以官
帶爲榮遊淮陽運使歐公宗德識之稱人中厥後
歐僑寓金陵死無嗣翁爲經紀喪事歲時上壠終
其身太宰文毅倪公與翁有同憲之雅居第在崇
禮街隘弗能新翁捐橐千金爲之改創而未嘗有
德色暨文毅北轉持銓衡有欲介書求進者翁輒
拒絕之翁生性聰敏而篤志誠信祇知孝友伯兄
宗器任官北京凡飲食衣服必先供奉不爲已有

兄少歲入于京師兄弟不同居妯娌不相識者三
十年矣兄一日改任南監之長卽時奉迎因第宅
窄小遂創大宅城南同兄居焉金陵有闕墻者蓋
見而自耻悔而復合也每晨昏翁輒與兄燕坐談
言常以忠孝相爲勸意未嘗自巳兄疾且革目若
有所屬者翁泣而慰之曰二嫂我奉養之三子五
女我婚嫁之言已兄瞑翁後皆不食其言庶弟三
人雖久析產翁念其匱別置田冶山以周之其他
姻黨鄉曲窶而受惠者不悉記也晚年營別墅龍

江之滸日以耕釣自娛客至則與之步田塍依樹
蔭烹鮮醉醇爲樂家事悉以付諸子孫翁生正統
丁巳年七十有六子三孫四長子鵬克世其業長
孫山學有成緒嗚呼翁生平志行磊落敏于樹立
以承其世澤而遺其嗣人可謂能自振拔流俗者
矣爲之銘曰具有美錦傳數百年豈徒文繡惟世
其賢吁嗟乎翁尙之以綱休茲弗彰後當耿耿又
譜琪本傳琪一號靜中子

青岩路氏曰當起家之初有一人更得一人作好

得此

襯手則樂之甚矣宗璧公宗器公之極好襯手也
設有宗器公而不待世一襯手之弟恐跋前疐後
亦未必三十年得以從容仕學畢志乃賢孝多才
之兄弟一時並生祖父之德乎抑宗器公願力之
深厚實有以感之于天而得此哉蓋此時兄弟之
友于固不可以尋常之友于論也

貝仁

博士貝公仁字靜齋號曰澹然澹園焦太史靜齋
公傳曰公生質穎異嘗好蘇氏之學爲文筆勢瀾

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祖籍應天府人也自幼好學精于舉子業因家本天文赴南本監考中式准爲天文生按月有試計月有祿自是天學所素明者益講究不倦莫不究極精微監中諸同事俱尊之以爲師範已而推測有功授階欽天監漏刻博士其事二親盡孝母病嘗湯藥叩北辰以身代衣不解帶者月餘母後以獲康健平生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風博考經史精研歷數兵法而與士大夫交遊冲和謙讓

未嘗以賢智先人嘗置義田以周族中貧乏喜刻古先聖賢格訓欲其常著于世佳辰亦每吟詩酌酒顧常訓諸子曰吾族歷法家聲皆賴前庇後人當讀書以明理習藝以守官庶不忝前人之心也晚年謝官杜門猶手不釋卷曰吾讀書不求炫世怡我性情而已生宏治乙卯卒嘉靖甲子年七十七子二曰幽五官司歷曰岐天文生讚曰世德淳渥力學精強天樞內運指掌三光孝友姻睦豈弟文章小坡自號斯道其昌

青岩路氏曰自古云厯家言非善算之士不能明
厯數非善讀書之士不能明厯理要非善讀書亦
未有能明厯數者夫天樞內運指掌三光可易于
疇人子弟云之乎貝宗世習天文而世以讀書爲
本誠見之也按譜云監副琳下闕兩代未詳大約
仁於琳在曾孫輩自仁至元禎抵于代末世系明
據而皆讀家之傳書以世其家然則監副之澤其
遠矣夫

貝幽

灑

貝司厯幽字西山號曰曇雲靜齋公之長子也澹
園焦太史西山公傳曰公夙傳家學立志精進弱
冠推爲天文生在監屢試所學克究星文授官欽
天監五官司厯爲人洒落不羣善詩能飲酒喜著
書嘗曰天地盈虛之理帝王盛衰之機人事愆和
之道盡于厯之精義矣因著厯法要覽凡十二卷
悉細楷手錄一時名公卿多弁以序後因同官楊
某者來詢此書欲倡刻之以傳遂挈之去未幾楊
老矣卒于南郊客邸遂莫知此書存向聞者皆爲

惋惜其他所著雜說詩文與夫厯書小帙猶有珍于家笥者公生嘉靖壬午卒萬厯甲辰年八十有三無疾而終遺訓十數條教忠孝友恭和輯鄉黨尊敬長上慈愛卑下與夫爲賈經商明醫學藝之道俱有條理而總以讀書明理爲本三子長曰尙質漏刻博士克紹家聲次尙友次尙忠公之弟曰岐字南山亦幼敏同時爲本天監文生後兄三年而生後兄二年而沒亦年八十三平生兄弟翕如也讚曰耿耿者忠浩浩者懷法先垂後博議宏裁

失藏一二酉理裕緣乖自有文光仍燭三台

青岩路氏曰書一也人患不讀書耳讀天文之書理所由貫于心者卽在天文讀地里之書理所由貫于心者卽在地里讀人事之書理所由貫于心者卽在人事是皆足以著書以自快其懷何間哉觀于西山公知之矣

貝尙質

監博尙質字敬山西山公長子澹園焦太史敬山公傳曰公嘗慕晉陶居士爲人自號菊菴幼聰敏

有奇悟十歲讀書按圖即知周易之道能卜筮吉
凶舉業偶暇即繙閱家藏天文圖象承前蔭入監
考試取第一准為天文生本監識其才嘗其器累
加薦拔官至漏刻博士既食祿忠于國愛于民卹
于物斤斤如也生平好行其德嘗曰人生功業有
限陰德無窮當讀書明理以了性尤當濟困扶危
以與人共遂生故凡處已接物無不刻意存仁者
其孝思不倦友愛彌深宗黨咸欽歎之公遇貧乏
者解衣而贈遇患難者輒視人猶已曰吾存心如

此不願富貴之當前也念或可以裕後耳後果生
八子八人皆成家流行日繁迄至于今公老年居
閒著書甘守田園吟弄風月無疾而終生嘉靖丙
辰卒萬曆乙卯年六十元配劉生子八人元兆元
禎元泰元祥元通元達元豫元復年三十六早卒
繼李無子而賢八子皆藉以成論者謂公第尤在
此八子半天文生贊曰官仍祖業學自性成陰德
篤厚可公可卿吾不公卿貽之子孫如耳之鳴上
天願聞

青岩路氏曰自監副琳後貝宗定矣所要者繁其子孫耳敬山公之見其遠矣夫按譜明吾公與焦太史宿契饌先世事請傳太史允之傳成復于明吾公曰示狀裁爲三傳各加以贊非能表章先賢用誌景矚云爾夫太史史筆也因並錄其文以並傳其人

貝元禎

高士貝公元禎字明吾敬山公次子覺岸劉公思敬明吾公傳曰公家世習天文學弱冠赴本監考

授天文生學日進其爲人也無苟言必由衷行思中道南監中諸同事子弟皆就之學戶外屢常滿是時知重之者方欲升用之公無意也當盛壯之年輒興肥遁之志遂于所居堂後闢圃除荒栽梅種竹焚香煎茶披鶴氅談道書芒鞋筇杖逍遙于城市山林不更問人世間升沈事至親密友之外無多交談矣治家嚴而有方嘗訓諸子曰家政猶國政也非勤弗獲非儉弗聚非嚴弗齊三者闕一焉家其替乎偶疾謂家人曰吾歸矣歸矣遂自沐

者

浴易衣端坐謂諸子曰我之亡也如風清月明絕無罣礙神色不動侍旦而終生萬歷壬子卒順治壬辰年七十一子三守仕守儲守偉守仕字振宇為人倜儻有器度讀書明敏亦考授天文生易代後世業廢親老家貧而竭力經營以圖菽水之歡四時所生之物莫不乘其新而備每事必先堂上以故明吾公晚境之歡猶初不替也

何公光顯世交也贊其小像曰此具有用之才而喜為不材以終其天年貝明吾者耶讀書以怡性

情守拙而成家驕所不敢亦不敢奢賦詩飲酒種竹栽花不至如山澤之臞亦不至何肥也而粃無所濟于世其自樂也無涯雖然有其材而不用以視夫世之無其材而好用者夫固有加矣

覺岸劉子曰其基厚者其日積而上者必可高且久雖逢變故不至于傾而其後又可以日積凡以其基固厚也基之取于厚也久矣凡有家者基之厚有二一得于祖一得于已之天貝氏自南唐訖于今茲代有盛德君子得于祖者厚矣乃觀明吾

公卓然于進退生死之間以醇氣固其宗振宇公
善事親而易代之後又能以孝德益亢其家蓋皆
根器之所為也其自得于天者可不謂之厚乎嗚
呼亦可以傳矣

青岩路氏曰明吾公際會不如前人而值啟禎之
世當隱之時也當隱不隱謂世明于天道者出此
乎退然後見君子明吾之謂也按譜監副琳以天
文起家之後次鵬次岳次仁次幽次尙質次元禎
凡歷七代而以天文家與國同終蓋至是化貝之

軍籍為鈔天監籍安其宗于清宣廟諱之字者將二百

年不惟祖父荷天之休其子孫借以食天之祿者

亦三之一則皆監副公一日猛志學天文願力之

所及也其願力至矣哉當日監副念欲保族而願

出此者以有志天文之家即百差俱免高皇帝之

令也○按志景泰七年丙子應天鄉試同學舉者

十八人王徽鄭禮王浩李宣廟諱諸名俊皆在其間而

貝春居首此地貝無別宗乃貝宗之人並不知有

貝春其譜云自仁以上原闕兩代人文莫詳愚以

帝皇朝仁人文畧 卷十一
其時考之春正在所闕之時或譜適闕未可知春
後尹縣亦一時人物附以備考

謝芳

四才子

承舉

賓舉

廷舉

僉舉

謝太守芳字景昌上元人也以孝行著舉順天鄉
試登天順元年丁丑進士第授南兵部主事歷郎
中出知永州府子四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
庭諸郎而承舉又以才名擅一時之重云

青岩路氏曰夫家得幾貴子不若得一才子之難
設謝庭無謝子象其人雖先後之以甲第宗亦不
過平常身其令人傾慕迄今乎乃當時既有子象
又兄弟四人並以才名永州太守行以孝著未考
其孝何若而啓子孫才之盛乃若此哉可思已

陳石亭侍講謝先生承舉傳承舉上元人其先贛
人國初徙南京永樂初扈駕往北平迄三世曰信
以子贈官南京兵部員外郎生芳舉進士以兵部
郎中出爲永州知府致仕留居南京占籍上元夫
人張氏封宜人以天順辛巳十月生先生初名璿
字文卿更字子象夜夢神授名承舉因更名而字

仍之先生昆弟四人能詩翰繪畫家庭燕樂不減
封胡羯末之風若孝友慈惠之篤恩于家者不盡
書也子象先生壽十弟子隱五十詩曰憶昔與君
俱少年日夕嬉戲雙親前君當襁褓我垂髮親愛
不啻明珠聯提攜保抱隨祖母朝索食飲暮與眠
讀書口吃心性慧弄筆牕紙雅塗元圖描條爾奪
造化片紙頃刻生雲烟游心范董及馬夏江山真
我儿榻邊寫成便索老醜作每幅空處題一篇我
詩借君畫增價君畫資我詩並傳弟兄依附有如

此人夸玉樹芝蘭全我思父母日云遠媿着萊子
衣翩翩算來我長纜四歲老壯何止霄壤懸只今
五表乃半百樂場尙餘萬八千家惟清白有詩畫
一觴一豆開小筵與君相守了暮景填篋迭奏聲
相喧但祈世世爲兄弟再結坡翁未了緣又寄十
一弟廷舉詩曰把扇題詩寄同枝別惠連三千無
限路二十有餘年江左慙予老燕南說弟賢邱原
時切念北望獨潛然又送甥劉宗啟同寓十一弟
廷舉館中有槐堂卮酒薦秋英送子持書萬里行

夜雨關居應我弟春風觀榜得吾甥之句則此一
 弟當久于燕京者也又舍弟僉舉卒于燕聞鴻有
 感詩曰寒林一夜起霜風雁不成行散曉空洲渚
 有花搖歲月雪泥無迹辨西東天衢杳杳真非遠
 雲露冥冥竟莫通獨把遺文傷阿弟鶴鴒原上此
 情同又葬亡弟良卿哀悼有作蓋棺千里道途漫
 下窆三冬雨雪寒黃壤有歸孱弟葬白頭無助老
 兄難女妻執紼魂應慰父母同原骨已安後事阿
 戎能料理九京顏面想生歡按此二詩當為一事

僉舉良卿當為一人曰孱弟必子象季弟也永州
 公子四子象以下三人名字未詳茲據子象詩以
 待別考按金陵畫品謝子隱賓舉山水人物步驟
 戴靜菴具體而微據此知子隱之名曰賓舉云
 青岩路氏曰永州公四子皆才可謂盛矣子象才
 兄弟四人以學相愛可謂樂矣然而盛樂之中必
 有所闕限蓋不如是則宇內無詩可歎也夫子象
 先大夫忌辰之詩曰斷絕音容廿六年每逢斯日
 倍淒然家庭三子慚空老科甲一孫知可傳血淚

到

有情隨淡酒白頭無夢列黃泉承歡痛記當時意
零落斑衣不忍穿可歎也夫

謝承舉

才子謝承舉字子象自稱野全子上元人父知府
芳有孝行子象生八歲能賦詩人以神童自之長
益博雅才名表一時顧公華玉誌野全子墓云金
陵有二才子曰謝子象徐子仁徐學西涯謝學白
沙子象八歲賦暮秋詩有紫塞風寒雁叫霜之句
又遊寺云春雨洗山諸寺近秋光薰夢一樓空爭

字

相傳誦爲文豪宕如奔流掣電書法米蘇棄舉子
業自放于山水文酒間每與客縱談菘文詞峯巖
發一座皆頃飲酒樂甚有所賦述引筆疾書輒盡
數紙暇則出遊諸寺談空習靜翛然塵表與任德
友善德字仲修文學高古博雅能詩詩又稱任謝
任後以貢終睢州衛經歷謝之子少南舉嘉靖壬
辰進士傳其家學

顧公華玉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野全
謝先生誌云公初名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夢神授

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國初徙金陵後從
文皇駕遷北京三世公父芳仕終永州知府致仕
歸南京仍藉上元國朝詩至成宏再變維時少師
西涯李公主清婉尙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
渾雄徵君白沙陳公主沉雅並尙理致名各震海
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蹕
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
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
風寒雁叫霜客驚歎呼爲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

吳公元玉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
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自是日就
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靜夫爲南考功作檀園
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儁朗
才情綺麗負奇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
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詞
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
庭諸郎公族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意
也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

筆于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踏車下
耶且鵷鷺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
知既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
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
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
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
爾能貴我乃圖誌吾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
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任南京刑部浙
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

青岩路氏曰夫紫塞風寒雁叫霜野全子之爲野
全子幼識之矣其待晚年乎不磊落不成其爲才
子不阨塞不暢其爲詩人理固然也野全子達者
豈復介介于是而顧命其子曰弗能貴我毋以士
題墓門吾所厭也然則題墓門曰贈南京刑部浙
江司主事某野全子卽受之欣欣快九原之下乎
非矣非野全子者矣雖然興言及此而才子詩人
磊落阨塞之感亦良可悲矣

石亭陳侍講野全先生傳曰先生負氣過剛意不

少貶發之詞瓌奇豪縱有武夫爭道縱橫抗悍之勢終篇不衰弱冠已名動京國每科舉取應自立所見敷陳爲篇不協時制性慕皇甫謐之爲人既十舉不利取謚傳語自號野全子人稱之曰野全先生先生與文人學士論古今興衰治亂文章高下聽者却坐斂衽朋徒飲酒無量樂甚惟劇談大笑引紙漫書四座若無人雖醉未嘗有褻嫚語伶兒在側令絃撥作某曲隊子某舞鼓吹某部擊拍以賞甚音節不及亂山水尋勝與者惟布衣逢僧

薰茗一室翛然空寂俱忘權力貴近之地禮數及始一往眇然在側不以爲意貴卿賢達者必造問乃答每見氣度昂厲雖暮夜遽急不敢廢禮也夫巧者逢世拙者反之巧于才而拙于用者不失爲君子拙于才而巧于用者不免于小人先生其拙于用也乎

青岩路氏曰得石亭公論而野全先生之品地乃尊夫士不得志當世而求全于野野亦豈易全者乎從來于野失之者固多矣縱過于剛無折而入

于柔終不貶我之意無折而隨人之意斯其全者
哉

謝少南

懋坤 懋垣

謝方伯少南字應午號與槐上元人登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第時同鄉同年登第者沈韓峯越余古峯光俱在都門公授南刑曹主事古峯余子序送之曰世皆以刑名之學爲法家學士鄙而不爲夫流于申韓鄙之可也宗亦伯夷皋陶謂非吾儒之道乎主刑者主民命者也不輕也謝子以英敏

于臯

該博之學倘朝廷行選用之法不爲翰林則爲科道此其志也今以資格授刑官主南部雖非其志然臣子之義聽君父之命而已安之者分也盡乃職而弗怠者忠也向使斯人也能爲翰林爲科道于刑官則弗能亦非通儒矣謝子行矣吾聞南刑部清署也往當有助之者瞻鍾山雲物之變化則神曠觀元武湖水月之虛光則精爽日味江南之風致而與其高士相往來則意舒神曠精爽意舒以能是官也不難不惟官而已方且有進學之功

焉脫宦情而怡愉稽古道以嘯咏行日異而月不同余爲謝子賀矣余亦不能久居于此終當南還依子志學相勉以爲致遠之地余之願也而非敢望也未幾古峯子亦得請改南大理評事蓋卒與公同官云公在刑部果能其官未幾古峯召授監察御史公亦漸次內轉旣而以春坊司直謫外督學粵西公家世以來祖父學問相承旣淵源有本而夙齡英發壯學宏通博達古今其所標會每出經生之上數秉學政常不恡極一念以導開風氣

扶起來賢其在粵西臨桂縣童生張鳴鳳者文章奇古少有殊姿公旣得之因進而訓之曰吾子不患不成名患胸中無全書耳乃取兩漢書親爲之句讀令五日進院一背雖當出巡嘗携之以行至轉官時而所課兩漢書亦已完矣其造就人才如此故粵西之士莫不心感之公官至布政使張鳴鳳字羽王公卒後羽王來南京拜于墓下立碑而去云公所著有河垣稿謫台稿粵臺稿青岩路氏曰夫仕宦而至公卿亦仕之常余深念

帝里明作人文卷一
夫前賢者前賢當筮仕之初往往同年兄弟意氣
共許文字交箴誠心直道各盡其所欲言後來仕
境大約不誣其言而止絕無浮腴漫譽若近今者
卽古峯與槐兩先生足以觀矣與槐先生家世孝
友而得第之後敷歷內外一心扶掖人才其顯于
當世施及來裔宜哉

金陵瑣事云與槐謝公少南以待御督學幾輔以
憲僉督學粵西以憲副督學秦中其門額云三簡
文宗文衡山先生八分書也夫三簡文宗文人快

幾

事盛事也抑亦外差冰銜卽以之自多何不可哉
青岩路氏曰與槐先生陞春坊司直後論者多疑
其徑竇今檢晉江何氏名山藏記云嘉靖十七年
獻皇后崩上以獻皇純德山山陵遠在楚不能春
秋展禮又慮其山林淺薄乃更建陵寢天壽山大
峪之陽比于七陵之次欲南遷獻皇梓宮而北暨
太后合葬廷臣極言其不可皆不聽御史陳讓奏
言傳聞獻廟幽宮龍穴極美臣意其中生氣元功
細縕會結必有紫茜點血玉液垂珠之祥故祐啓

墳

陛下以協在宥禮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今出壽考玉魄于母孕之地如取之于其胎也能無疑哉古人先廟後坟重魂後魄黃帝登天羣臣葬其衣冠橋陵舜葬九疑之山蓋二妃未之從也今以獻皇袞冕與皇太后合葬大峪又或南北二陵衣冠交葬北陵近慰陛下霜露之思而南陵亦以收一方之勝遠留陛下龍潛之迹奏入上怒黜爲編民既而思曰獻皇體魄藏顯陵者三十歲矣以道途之遙遠風塵蒙露大不安于朕心朕決意奉

慈宮南將詣視焉多于北來爲孝者而在廷以爲不如初議便其明年元日之夜上重復思維曰安可悠游不斷朕意決矣第昔日建造規模多所未稱宜朕自行觀閱其山川于是卽拜顧璘爲工部侍郎董陵事議南幸諸大臣皆諫上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也凡言者皆罪之駕至承天登陵山周覽之乃于獻皇舊幽宮之北定新宮立表焉曰待合葬也既駕將還京則又思惟遲疑曰莫若各營其處毋反葬還至慶都監察御史謝少南言慶都

有堯母墓佚于祀典皇上再圖鳳寢跋履山川累思重慮聖人之孝也則帝堯之爲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臨千載一會伊耆氏有靈不以表母之墓望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帝王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陛下至孝達于古初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卽拜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顧問大學士夏言昔日有諫止南祔者是何御史何姓名今其疏安在蓋思及前陳讓之奏也于是還京仍命奉葬聖母大峪之山

已復詣山觀之則又見其山不如純德山美乃決反葬之議使顧璘作新宮如前旨云按他書多載與槐先生請表堯母墓而不詳其事之源委嘗以爲泛泛偶一事耳見此全書乃知當日非爲堯母特言之而爲肅皇帝特言之也不諫之諫可謂善于感悟矣上雖未終從其意而陳讓致謫于前者先生受嘉于後春坊司直之命亦可謂之特遇哉夫事乃微言特遇何徑竇之云

謝杞

謝知州杞字君含上元人也方伯與槐公之孫方伯公二子曰懋坤曰懋垣公懋口後承其家學聲儁一時天啟元年辛酉登應天鄉薦以春官不逢就教元城陞新甯知州清廉傳遠近而公和易近民民安之在州不事敲朴而額賦克辦清靜弗擾有官府無吏亭落無民之譽新甯州屬廣西先是與槐公自春坊司直謫外督學廣西見諸生講書襲成說者輒痛斥之曰讀書須求心得奈何泥成說乎爲文亦當出自心匠所謂篤實而有輝光不

可寄人籬落下也識張翀于諸士卒爲名臣所取莫不稱得士自後粵人論者心服而識之不忘公初至州州諸生知公爲與槐公後欽其名裔執經問業者無虛日也虛衷愛士固公家法州之士民靡不安公而以事去官去之日士民攀轅知公清貧醵金助行李公一無所受邑人爲立祠載其行事入廣西通志云

青岩路氏曰與槐先生在粵西以愛惜人才一念之真旣受感于當日更遺光于孫子夫宦于其地

其

帝皇朝代人文卷之十一
者焉知孫子不更宦其地然則垂人以可思若與
槐先生者其當日能愛惜人才卽其異日能愛惜
子孫也何勿得也然而新甯之清廉亦足以光其
前人矣良裔哉

羅麟

叅議羅公麟字仲祥江甯人也性敏兼善書景泰
四年癸酉鄉薦以孝友著名由中書舍人累官至
廣東叅議部有冤獄數歲不決公至立雪之竟抵
誣者罪公大度性寬緩及臨政擊斷毫無撓滯人

益多之三子長載次輿次輅俱秉性孝友公晚年
從容林下受孝養以老壽終輿舉孝廉輅舉進士
皆有名

青岩路氏曰羅大叅議以孝友而晚年身見孝友
之子孫想其門內雍雍但推鄉國之祥麟而已足
不必更論廷端之威鳳矣古之人入其邑先訪孝
友之家閱其誌先詳忠孝之世夫理有重焉者在
故也

羅輿

羅孝廉與字敬甫參議公麟之仲子兄載弟輅公以宏治十四年辛酉及翰林侍講陳公沂同鄉舉參議公及陳公先大夫遲遺公素友善公又及石亭公沂同舉世相愛重女適石亭公長子淄川君時萬公才而早卒初公之卒也石亭公哭之以文曰嗚呼植卉不常其芳則揚罔有後萎靡不先傷嗟君兒時穎異無伍五齡應對氣壓賓俎十五取應與士爭衡未允論薦卽宏厥聲三上南省如賈未售何僅而立中折不壽君以孝稱無間內外君

之克友昆弟是賴四海之交雖有差殊至相知心鮑叔鮮如我初與君世締兄弟同薦于鄉勢復相儷南還北走維馮維依何乃自徂與世皆違握手決絕委以穉女顧我弱息豈稱儔侶念茲遺言聞者痛心胡忍相忘以負憂深嗟我北征是日君逝生死異路實軫大戾言懷疇昔獨行莫前溫顏欵詞索之杳然遙遙一觴寄我涕淚幸惟有知無遽永棄又贊其像曰靈星韜真大化顯形心意融徹宇量青熒經日卽識過耳能宜少不濶事慧不廢

編觸類成智感物爲仁爲仁如何篤恩自親譬之
黃鐘首物以諧上下疏戚翕然無乖谷有芳蘭罔
不思依玉之在匱人識其輝覽之在沉挹之在浮
放之或止尼之或流靈德越類世莫之留理亦有
然數豈不修魯回之德漢誼之才才不致愍德不
召災君其與儔數亦偶同靈星無神大化無工
東橋顧公璘與公亦姻友祭以文曰嗚呼敬甫憶
與君別君病在寢遭罹大痛泣涕沾枕余撫君狀
默焉中傷伶仃弱質豈勝百殃每逢黨里首訊必

君往覲在都忽以哀聞嗚呼敬甫英年茂學如駿
之駒騰踏雲漢何遠弗如人孰無終嗟君太早豈
無駸愚幡然俱老薄俗寡義君敦孝友庭中雍雍
世德彌厚雅道弗振君博前聞下搜稗史上括皇
墳吾鄉晚後望君爲英君今已矣山川失靈緬念
同心唯四三人愧君子予獨託懿親不鄙孱子委
以令女固曰非偶骨肉實齒易簣之念屬余不忘
聞言內隕益切慚惶君母吾母君子吾子親故之
懷乃在生死

青岩路氏曰以石亭東橋兩文章鉅公爲姻友于其沒也爲天下重人才惜之至此痛之至此則敬甫先生雖不甲第勝膺甲第輝輝千載矣間者觀石亭東橋兩誄詞情文具至其敘述之詳雖列傳不如因卽以爲敬甫傳

羅輅

兄載

大理寺左少卿羅公輅字質甫其先浙之秀水人公之曾大父文中以徙實京師占江甯籍大父景伊贈工部員外郎父麟仕至廣東布政司左參議

伯兄載仲兄輿鄉貢公亦以正德丁卯舉于鄉明年聯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已巳冊封益世子中道正使卒卽命公持節以往至藩邸置節復受冊使臣之禮鮮有失焉畢事道出于家拜叅議公視叅議公年高戀戀不能去及兼程復使命卽上疏乞就養得改南大理評事至家三日叅議公無疾而逝公以終喪無憾癸酉起復原官已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首學校以教士興禮樂定民賦立團保以號召悉去其勾攝者境內亭舍道路罔不理泮

于 太

鄉習于訟手書鄉訓責其里社能教者期之變俗
遂無訟至今境內不失其舊時都御史王公守仁
疏公才當治劇改贛州贛當閩廣湖湘要區數患
盜又食鹽多廣中私販者初所販歲餽郡吏得不
禁公曰鹽國計也受餽而弗禁則郡吏其徒矣何
以爲治禁之則潰亦弗治矣請子總制公歲取其
利以濟軍賦猶鹺法也事上遂爲制而四境之盜
亦並帖然都御史盛公應期謂劇郡莫南昌若也
又疏改南昌至郡七月公聞太孺人有疾遂棄官

補

歸連上乞休凡再歲部憐之不咎嘉靖丙戌復補
南康郡瀕彭蠡公作巨堰水溢舟入以避風濤水
落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己丑擢江西按察
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數思母復上乞疏不
待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毋憾焉壬辰
起復補四川建昌兵備未至內移山東甫三月擢
順天府丞明年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
構隙莫有勘之者上命公往公正以國法而體以
人情不兩月還命皆稱平于是廷臣益多公之才

兩舉節鎮上意廷尉不可失因留之乙未夏五月
公以疾卒京師私第少傳大學士李公時往哭甚
哀戶部尙書梁公材太僕少卿王公以旂御史謝
公少南及諸同里仕者治殮如禮上聞賜諭祭公
伯兄載適至自家方遷柩還南京葬江甯之薛家
山而屬翰林侍講陳沂銘其墓

太史石亭陳氏曰公生成化丁未訖嘉靖乙未春
秋四十有九子二長渠早卒次梓尙幼公之先大
夫與沂先君友善公之仲兄輿與余同舉于鄉女

適予之子時萬公與友又嘗爲僚知公莫予若予
素重公之孝而愛公之才機警而捷所遇大事可
談而致惜其不大施而止也枚淚銘之銘曰昔親
在耄違焉徬徨改官之請事動朝堂歸且二日奉
簣親旁母復云病守郡出亡監司致憫聲聞四方
再擢再奔奉母終堂視彼絕裾孰爲否臧公之才
智固云莫當其行曰孝蓋公之長年未及艾材毀
其良我作公銘惟情孔傷

青岩路氏曰質甫先生利器長才仕境亦順而結

念在于奉親故當際遇極熱之時而冷然嘗懷退志吁身在仕路人之有志不副者蓋往往然矣而先生天爲之周全人與之忘論何幸之甚乎想亦此念之誠固實足以取之者也余因思大叅公之孝友當時何若而得子皆孝若此乎敬甫質甫俱以孝名顧俱短年而兄載某甫終始兩弟之間則亦孝友之人可知洵乎羅宗孝友之宗也

鄭禮

鄭太守禮字中夫江甯人以景泰七年丙子鄉薦

寇

通判襄陽府有平寇功當事者具疏矣公固辭不肯居也進大名府同知課稱三輔最擢守南安郡適患于水民大困公欲發倉賑之監司難之曰未請若之何以便宜行事公曰事迫矣待報而後發民皆溝壑矣不如罪獨在守守無所恨然事聞于朝朝廷亦不之罪也郡屬邑徭役多不均公各酌其中以便民郡固椎魯公修學政嚴課程士風亦遂以振郡人方戴之而公年高倦勤乞歸林下公孫廉嘉靖癸未進士亦以治行傳

青岩路氏曰治才以民爲我名者也治德以我爲
民心者也循惠之師不必爲名而要其于民也深
矣于民深者天亦于我必深若中夫先生之治行
不生以仁孝之子孫天容已乎哉

鄭濂

鄭侍御濂字師周金陵人也性至孝登嘉靖二年
癸未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凡兩使藩封一如典
制不受遺以瀆體選晉山西道監察御史在臺行
按兩浙粵西皆有能名出爲湖廣按察司使以父

榻

憂卽乞致仕歸而養母盡孝身設榻母之側旦夕
候問起居惟謹母絲微安否未嘗不知視稍不懌
卽長跪進甘旨母恆爲之歡舉迨母卒公已耄矣
哀毀之至猶逾于禮聞者著純孝先生傳以貽之
公待二第白首無一間言居常養親之外絕迹公
門不以一事干人年八十餘乃卒性喜爲詩先是
疏請省親有句云寒雁投陽書未寄秋風報冷客
先知蓋當其身在仕途而親之溫清若無刻不身
之者固如是也及在林下嘗進香三茅峯以祈母

壽甫上香出殿從地上拾起串珠一百八粒大喜
曰我母之壽當同于此歸而薦之以盞供于繡佛
之前數月後從視之爲鼠殘其十七粒既而母以
歲九十一而終蓋實符其數云

青岩路氏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父母之年得之
于天亦未嘗不可得諸人子之心也每覺此理天
于子心若有不甚恠者雖然所貴有子獨祈年爾
乎愛日如不及實副天之假之也若規則久待之
子則久玩之無乃千秋萬歲彌添悵悵哉甚矣鄭
御史母榻邊之歲月恐凡老于事親者之多不堪
自想也可感也

鄭河

鄭司理河字師程亦太守禮之孫而侍御濂之弟
也登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進士第工詩江上感懷
傳有天地水爲際江山雪滿樓之句誌云河副使
濂弟仕止岳州府推官金陵瑣事云鄭沙村河爲
秀才時夢中得一絕句云城裏青山城外樓夜涼
明月五更頭何時了却心頭事重把青蚨換酒籌

帝皇明代人文卷十一
及授岳推到岳州府見城裏青山城外樓閣宛然
夢中詩句私心鬱鬱遂卒于岳州

青岩路氏曰沙村先生詩人也詩魂茫茫一時自
照前後理微矣哉嘗歎鄭沙村城內青山城外樓
之句盧玉田水國微茫路不分之句皆後來身其
境所不能必得之句而早得諸夢寐間自爲之乎
有與爲之者乎詩魂頓照不可解也○濂號石村
河號沙村而石村傳有待二弟白首無間之云似
河外尙有一人且二村中夫先生孫也二村之父
名亦未考又石村第嘉靖二年沙村第嘉靖二十
三年親兄弟而科分之懸若此亦疑

鄭觀光

覲光

鄭學論觀光號我生江甯人也平生力學敦誼行
以德重乎士林登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鄉薦未幾
失明抱負深長一朝病廢初猶悒悒久焉仕進之
意已付浮漚既往者無庸更問如是凡十有餘年
而忽雙眸重明如故誠者皆謂此鄭先生厚德之
應固不數見之事也時年已暮先生謂如舊讀書

酬我宿懷卽已快矣不更作用世念而親知敦勸
不已于是復入京就銓授太平府蕪湖縣學教諭
先生在蕪城清德自重持已不踰尺寸而以其素
學交于學者學者重之已而先生倦遊謝還故里
詠懷言志悠游終老先生家世孝友代業青箱有
弟一人曰覲光亦京庠生自少兄弟同讀書晚同
學道交相師友怡怡如也先生子一名埏字大甫
弟覲光亦子一名堪字素人埏堪氣質孤潔形長
並如瘦鶴詩書之外並不知世有他事堪爲京庠

生埏博學多聞終其身苦志無息而不樂舉子業
未成兄弟兩人自幼志意和翕友愛如其先世草
廬數楹在古花盞岡東比鄰而居至于白首無間
言云

青岩路氏曰我生鄭先生吾鄉古德君子吾生晚
未瞻風采而得見其子孫之門庭入其門登其庭
見其先世之遺書若大賓然尊尙之以舊几不褻
也其後人無老若少大約如宋龍眠李氏所寫古
丈夫之狀也於戲卽此足以觀矣吾遑多論哉

第

青岩路氏曰大甫先生孺人梅氏暨休伯父何岐公爲聯衿兄弟寒宗世交久父兄相傳云先生爲鄭太守禮後第太守之後濂河二公兩支未知誰屬往不知問今乃懸疑大甫先生無子弟素人之子鏡今尙有後在嗚呼世清德孝德詩禮之裔夫天豈其遂微之哉

鄭埏

鄭先生埏字大甫中歲自署曰心念道人晚又自號山臞學諭公觀光之子也其人修長而清瘦骨

立坐立行步形常直豎雖飲酒至醉亦不見其頃側望之若圖卷之古丈夫然云少多病曾學鍊形時向客前振身則通身骨節硜硜而鳴知交者每稱之以鎖子骨菩薩無子其爲人畢天孝友之性真一無他每念無子念及先人或廣坐飲酒卽放聲大哭人皆知其誠然不以爲異性復伉直縱談古今嘻嘻恆多歡笑而不容人一言一動之非或不似其意卽正顏覲面大罵罵已旋歡洽如故自不以爲意知友亦知其性真實無他不以爲嫌也

雨

帝皇明仁人文卷之六十一
視其性作卽相與任之而已善飲酒而長素戒律
精明錯乎衆坐雖正醉一絲毋忽也介而通和而
有守其不使性時興趣乃百倍于人以故詩筵雅
集風晨雨暮臨水登山之會翻少一心念道人挺
然孤鶴不得咸以爲道人雖使性亦趣正可敬愛
也道人貧而家世藏書插架不少幼好學旣不逢
時卽棄去舉子業一力博古中晚之年無書不覽
凡有所不聞者往而詢諸心念道人則問一得三
無不盈耳以歸充然令人心快也道人立言尙簡

雨

峻喜賦五言律詩不喜他長體喜抄書遇書所得
意事與人輒有詠讚而恆以四言多或八句六句
少止四句兩句或爲增之輒曰佳然卽削去曰吾
意盡此增加一字非吾本意也存吾初而已歲訓
童子數十人爲生而終年手未嘗釋卷筆未嘗停
書樂良友共晨夕隨家蔬水時嘗飲客飲輒抵夜
分或良夜月明二三知己往復相送談不肯別居
嘗食貧而見親交困者則義形于色誠決于心往
往畢力思爲一濟以正言迪後進往往犯怒不惜

也此外惟讀書念佛安貧正性而已未嘗衣裾一
撇貴人之門至其終身之憂所日夜愴悽弗釋者
則惟是不忘先人自傷鮮後中歲自署曰心念道
人之意也心念者念佛也念此也道人平生大聲
響若洪鐘醉則沿途叫佛響徹金城醒則一時意
至卽往登報恩塔頂出九層門外週繞欄楯之間
一若伯昏豬人陟危巖足二分垂外忘其生死而
大聲叫佛響貫玉霄其誠若此而卒以無應可歎
哉歲六十外以堂弟素人二子立其次汝鏡字非
臺者爲子念稍快乃未幾弟長子殤鏡復還本愈
悒悒然道人佛以是證孝念亦于是乎圓滿矣七
十外遂坦然正終云

青岩路氏曰休先君子執友非一其古貌古言古
德而任性行其古道至今令我敬念難忘者惟心
念鄭先生一人往先大人暨叔父暨心念先生又
暨友生顧先生起渭徐先生後又暨休內父謙臣
鄭先生六君子締交之初休幼不得知至象勺以
後十餘年其間自崇禎庚辰迄乙酉六年休待我

叔父得奉教諸大君子于文壇者雅聚清論靡朝
靡夕則可謂快極人生矣由今憶之此夢其容忘
者乎乙酉以後境非舊境歡非宿歡漸漬離羣而
心念先生石戶堅矣獨顧念休時時愁對而休亦
得獨侍其終大抵先生根性異人若嘗飲酒賦詩
未嘗作禪家叅喝態所自爲功念佛默默時填黑
白格亦未嘗矜語人迨病休以平生至愛旦暮往
省往卽人坐其榻邊視之無他病神曰氣下而已
神氣益下而其人心氣益清言笑坦然若無生死

日

將易簣休入瞑目不視休語同坐人氣清則爲神
先生其神乎先生目微啟若微笑曰清者無滓爲
神則留滓而非清再請不復語次晨往則已逝矣
休見學道者多矣未見回首若此其清者心念先
生古君子哉

心念先生庭前移桃花桃根得泉水與階平澤周
鄰比以石甃之繞而念佛紀之曰念佛泉諸公賡
唱休附韶餘詩曰帝之多美潤清第獎貧誠晚日
環堦際幽泉發地平接流雙樹後泉乃伏桃根爲

晚

語高禪者應知古化存休家秦淮之北鳳泉之南
海棠石次先生時臨休以稗子侍而斟茶未幾甫
知句讀先生卽恨家書不皆與之壬午冬休下第
且病先生願我遣懷寒雪連假以台蕩武夷三誌
閱竣各賦詩兼詩作謝謝其肯挾我于名山也天
台山詩曰擁爐牕密掩日已度天台似過石梁轉
曾迎菰飯來萬年藥在此千樹桃皆開碧嶂如烟
去層層不可追雁蕩詩曰瀑水輕于練燈前片片
飛茗盃參雁落丹硯待雲歸峻壁蘭梢黑奇峯几

和

面微近同謝康樂八日鑿崔嵬武夷山詩曰不及
幔亭客終天亭上峯亦能招九曲于我坐三冬寒
夾花烟瘦冰開水氣重何時負耒去山頂竟爲農
其謝先生詩曰先生大山主書架架名山千載問
津澗一朝通道環愚公移就已靈嶽願還班到日
靈響發應相鄙下頑四詩先生皆示私慚恨不思
留迄于今丙戌歲暮餉先生橘酒佐以歌歌曰黃
帝種玉崧山陽玉膏湯湯天地香因之餘液生丹
木朱實宜人壽命長壽亦易長酒難得仙徑誰通

太和國道人得酒兼得友堂前高韻酌大斗有酒
如澠詎屑滋滄海弗禁涓流走雲溪留有薄尊在
願贊和平一分壽已丑夏譙臣鄭君謝世舊交落
落惟先生時相過而慰談休于時乃益嘆先生之
古德詎歲餘先生亦遂遐舉休大慟者無淚曾哭
之以歌歌曰滄浪之水清依岸風漂水雜溪流亂
溪上之人寢不眠細聽經心成永歎撫衷不覺遠
啼雞曉分清濁辨前隄嗚呼心念先生終不幻我
乃于今曉昏日

青岩路氏曰欲傳心念先生久矣難命筆心所知
者筆不能言之也磴仙汪子宿從先生遊睠睠古
德勿諉于衷時敦余以言因勃然感懷欲毛舉先
生遺事懼轉失真祇寫其古貌大概爲傳而究亦
不能得之也此等古君子識者心識之而已傳成
別具舊所往來詩之一二綴後以畧概休一人及
侍先生誼之顛末云爾非敢以概先生也

進公先叔父二鄭傳曰鄭笏字譙臣偉丈夫也早
聲士林舊京爲巨公名人養望地至止卽造其齋

頭或藉其筆墨以益文譽京兆錢公張公德政在民皆異數禮之造膝籌度者也凡膺民社于此者繁難行止輒取衷焉其爲利益于桑梓非淺而人不知親交亦不盡知之也才大心密古人其難之暇則披衣尋余輩往山水僻處散坐深言蕭然樂之過酒家非與盡不歸遇禮法人則莊莊乎士也長齋禮佛與同志者有鄭子大甫○鄭大甫名挺與譙臣異出稱宗兄弟大甫貌如山僧才鈍于舉子業而博學質行性嗜酒諸人會晤爭理紛然徐

以微詞通兩家之懷或堅執一見人理勝之卽嗟嘆屈服所著輯種種皆可悅玩家惟舊族多藏書余每對之卽問某書某書日過否如未遣童持至不待借也公其所秘如此曾招鄭子顧子余兄多盤暨余草堂宴飲卜晝卜夜從容言論其弟某比屋而居籬間靜聽隨筆之竟成一錄傳之知交以爲美談云論曰大甫卑棲適志耽書樂友有古獨行風譙臣用世人也國家典刑政事沿革風俗得失皆爛熟于胸中當事者重之宜矣然時當比士

輒思避焉每謂余言父老矣不可離且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今日樂此恐他日憂此耳則又非通變之識其能然乎惜年僅知命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歟然與大甫棲心釋典翛然厭世身雖亡必有不亡者哉

青岩路氏曰此二鄭確衡也並識于此吁二公當日迥然異格以人情論之似必不相入而相知相信相貫于心迄乎終身終沒世無疑此之謂朋友以今思之其風豈不尙矣哉

沈鍾

兄鑑

鑑

子寶

休齋先生沈鍾字仲律南唐沈傅師之裔國初實京師徙閩右曰孟新者蘇之甫里人爲上元編戶生原本本初室生長山知縣鑑再室生先生與鑑先生兒時凝重無妄語嘗候兄試有星好風雨之文默然有頃卽悟一日從辟雍觀禮值司成會堂饌諸生畢在無失次者喜曰不由是以出則鄉人耳矣受書于雲間夏正夫不能改其文作吳語曰便是渠而已京尹召爲學弟子員宿學舍旦暮鼓

雨

廬

帝皇明代人文卷十一
升堂畢卽鑄門絕游專治蔡氏書傳兼易卦繫四
詩諸禮左胡春秋專門之學景泰丙子領鄉解天
順庚辰舉進士歸省侍父病踰年父卒居廬三年
起復會選臺諫同年者皆至部先生獨不往曰守
官與言孰難老母在不敢以曠責自容也授吏部
主事疏乞便養改南京禮部主事得贈父如其官
母封太安人部退食于家唯依依太安人側不去
兄鎧爲府學生遇赴公事先生命騎以行而徒步
至部署不令知署儀部事當憲皇聖節吏部侍郎

某奉賀表行適以喪沮禮部侍郎章恭毅公綸次
當行不可先生進曰公昔任事何其勇也恭毅曰
諾吾行矣明日祖于都門之外僚屬咸集伶人進
樂歡甚鼓掌先生附耳止之恭毅起向先生揖曰
足下數教我矣命其子聖廟諱應從先生學人兩高之
崔莊敏公掌吏部欲先生往見之而使人借書先
生若不喻卽借與有同姓者挾書以往莊敏笑曰
豈使人誤耶先生所友惟林孟和支立項麒羅倫
章懋黃仲昭莊景陳壯周孟中修身踐言與道爲

則時稱十君子成化癸巳拜山西按察僉事督學
吏部堂叅惟長揖不拜莊敏延先生入握手語曰
吾今始得見矣山西之士自此其興乎先生按學
以禮義不任以法由是士重于廉耻鎧舉進士歸
省期當赴部先生迎太安人于官所時同官有母
者三先生時奉諸母與太安人燕諸母皆安其養
焉踰年鎧以兵部主事使浙太安人思歸先生扶
侍出清源觀者嗟慕于道疏歸侍不許明年鎧卒
于家卽掛冠歸都御使秦公使人要于路不得行

疏病免不許乞終侍亦不許書再上吏部不報未
幾太安人卒卽徒跣號泣就道服闋改湖廣按察
僉事按刑諸州分按湖北嶧峒有故人爲令迎跪
道上先生亦跪令曰縣吏見按察非故人相迎也
先生曰爾我更不識面目耶考績擢副使督學李
文正公時爲學士謂時相尹公嘗爲座主當候見
先生問所居文正顧坐客曰今之不識相門者若
人耳明日一見遂行宏治戊申厯湖南北諸州因
地以爲省試課教之法試五經文親爲筆削以示

決

程度明年定科舉士御史欲更張之先生不可曰
 某豈為上下欺者耶及揭榜皆所定前列者乃稱
 服庚戌改督學山東明年乞休不報乃自號休翁
 示其決也再疏得報尹公宣廟諱時罷吏部尙書家居
 送先生于灤源南三十里出詩云平生負正氣此
 日遂歸心高臥東山下清風滿士林先生初仕賦
 東山詩故云先生平生不治生事歸至南京無所
 棲息乃笑曰淵明歸有二徑吾一徑也無時子寶
 館甥于楚靖王再三迎養先生乃遷于江夏而城

稟

南地譁別築室城東旦夕啟處惟民風士業意氣
 淡洽則命出酒先生性不嗜飲任客自酌皆盡歡
 論詩不倦賡疊自謝事裏足雖貴顯不答事吉凶
 無巨細一主于夫人雖與聞實不經于心乙亥年
 八十詩興益豪與客坐起若少壯時戊寅八十有
 三日手錄著述成帙四月九日偶病效起坐北牖
 下召三子訓召諸孫各命以名少焉若寐中語寶
 問云何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謝氏之說非也夜
 四鼓忽曰吳文定公在外問之曰神遊江湖又曰

陳玉汝亦在二公皆吳人久下世矣雞鳴又鳴鳴
若誦詩賓因誦尹太宰詩聽之若含笑然目遂瞑
矣江夏之中洲九山之陽先生著述甚多大書驛
亭者在在有之休齋集若干卷行于世鑑字仲威
太史石亭陳氏論曰世日降而剛烈柔靡莫非乎
慾質則少文華則喪實傳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
而理休齋先生有以哉

青岩路氏曰休齋先生自少至老莫非順境之人
然而先生遽矣生而在十君子之列沒而及吳文

定陳玉汝神遊江湖無疾吟詩而往亦何其樂哉
無他平生負正氣故事親事君交于上下無往不
清風滿焉人無間然而出處得之死生亦遂得之
也其釋褐一詩終身之符命也

嚴純

父南齋

兄大用

嚴秀才純字大純京庠諸生也倪文毅公送嚴大
純秀才菊花詩卷引云金陵嚴純大純少尹南齋
先生之子翰林侍書大用之弟也青年志學雅重
縉紳間今年春以先生命視兄京師交游者重其

別寫黃花爲圖且歌詠之以贈旣成卷更弁一言
夫昔人之于行者或爲圖或爲詩贈皆所以狀一
時之景物以識不能忘情于離合之會之意也今
大純行柳色初金江波始綠春明正遠韶媚盈前
而遽作黃華之贈顧安所取也豈將期其晚節之
同堅而要歲寒之勿爽耶將望其遠浮艷而安澹
泊之素守耶抑亦春而往秋而返將因其行邁而
遽擬其邁歸以無曠定省之禮或致遠違之思耶
諸君之意則厚矣然大純兄弟素相友愛且俱有

能詩聲茲以久別之餘一旦獲聚處之樂填唱箎
和篇聯卷續流光易邁離懷難判大純于此固何
以爲情也哉昔王維以兄弟在客因時懷親形之
于詩至今讀之猶有感焉則夫秋風旣高黃菊且
華景物觸目節序驚心懷遠遊之微言起高堂之
深念翩然南轅以慰諸君子今日贈言之意則孝
友之誼兩盡而無愧矣不亦躋乎予將有治亭登
高之作遲子歸而和焉尙竚立龍江之濱望子矣
青岩路氏曰孔子曰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可

謂士矣大純嚴子者何如士何朋友愛之深也愛其有老親在家不可忘又愛其有能詩之兄在客不可舍此真詩人兩難爲情者而律之以兄弟在客因時懷親之詩人王維則大純兄大用非詩人也大用而詩人亦應作王縉而弟之爲王維者可歸良友秋以爲期者亦可以詩相待矣妙哉何清谿公朋友之愛婉摯若此而大純嚴子者詩人爾乎必雅士可思矣俟並南齋先生更考之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一終

